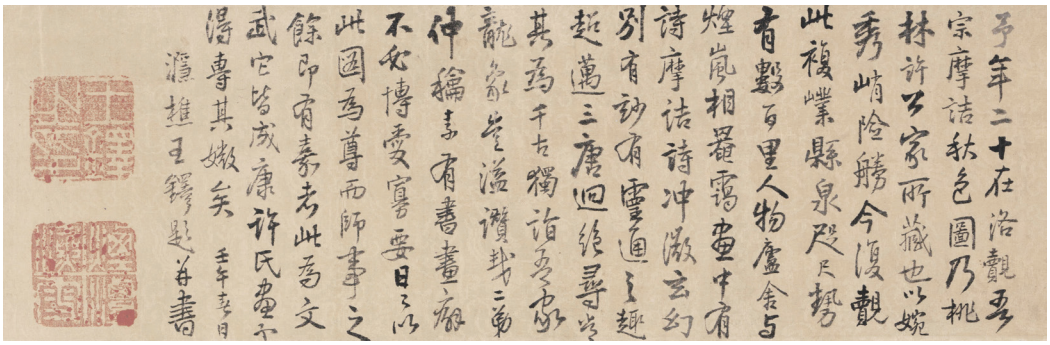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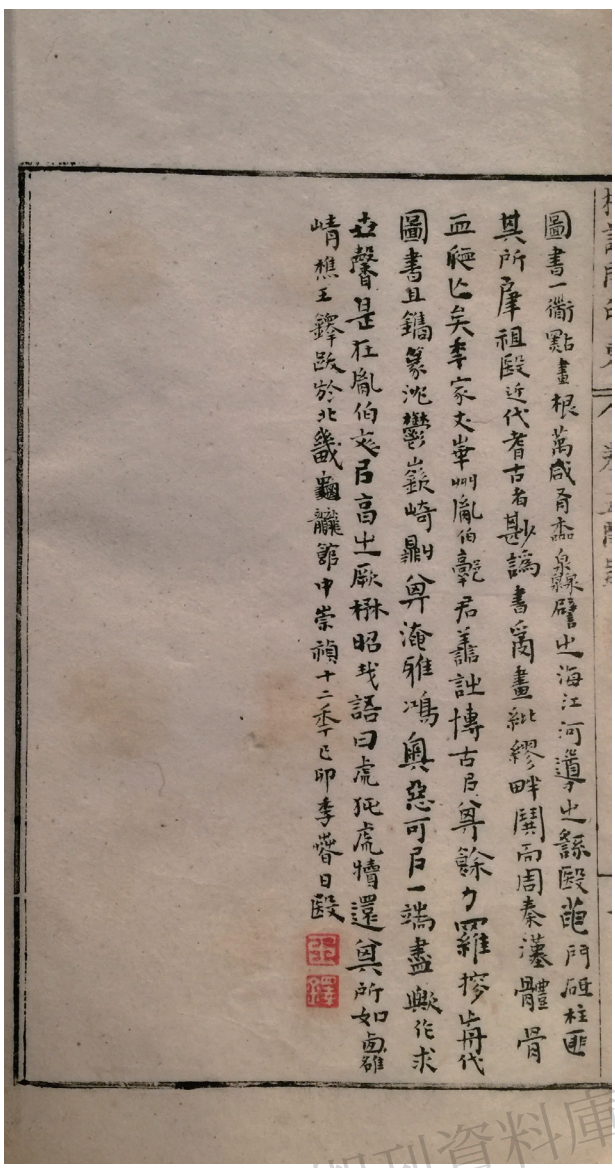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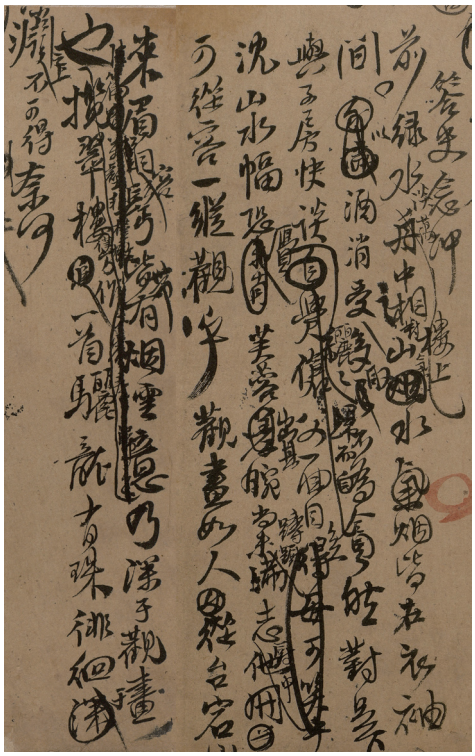


王鐸跋王鏞藏王維《雪山行旅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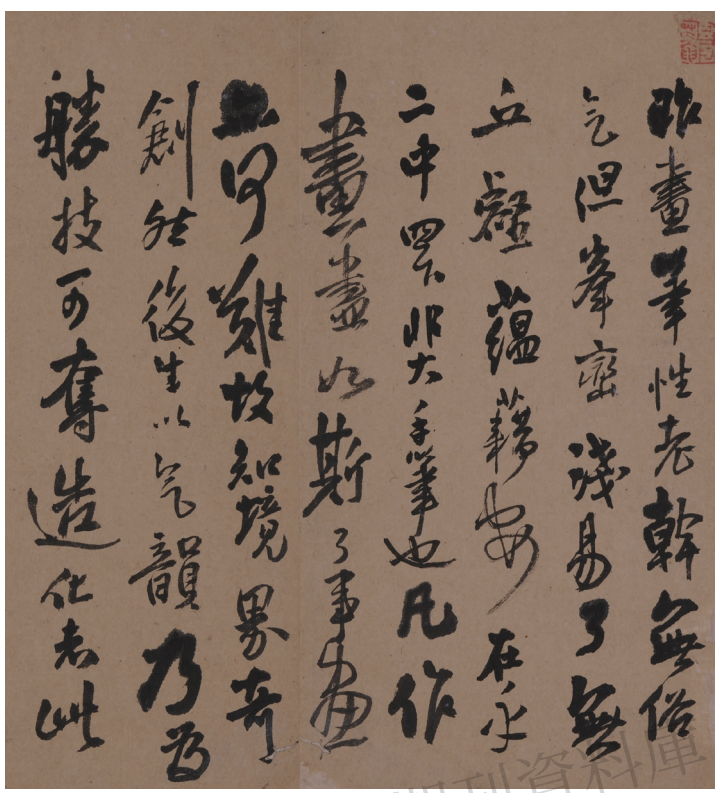


王鐸跋郭宗昌《松談閣印史》　上海楓江書屋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鐸　《與史應選札》　見《擬山園詩稿不分卷》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王鐸　《與戴明說札》　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17.09.43.02

王鐸的收藏、鑒定及其意義

薛龍春*

【摘要】文章首先鉤沉王鐸、王鏞、王鑨三兄弟的書畫碑帖收藏及其來源，指出孟津王氏是被忽略的明末清初收藏重鎮之一。由於個人的藏品在鼎革之際的動亂中大量損毀，王鐸在清初更熱衷於鑒賞活動，而很少購入新的藏品。王鐸與清初北京的收藏家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的藏品多有王鐸題寫的鑒定意見，王鐸也毫不謙虛地以「書畫董狐」自居。王鐸自信於個人的審美經驗，主張「觀畫如人」，雖說這一整體性的觀照方法與董其昌並無二致，但他所篩選出的畫史「大家」與董其昌的「南宗」卻多所異同。王鐸強調南宗所未包括的荊浩、關仝、李成、范寬等北宋畫家的重要地位，而不同意董其昌沾沾董源、巨然，尤其是將倪瓚、黃公望作為山水畫的實際宗主。對於松江派以及董其昌本人，王鐸則表現出相當的輕視。可以說，王鐸鑒定活動的目標不僅是對古物的發言權，更是對當日藝壇影響力的爭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是後董其昌時代王鐸的占位策略。

關鍵詞：明末清初、收藏、鑒定、王鐸、董其昌

作為書畫家的王鐸為人所熟知，但作為鑒藏家的王鐸，我們的瞭解可能相當有限。二十多年前傅申先生發表的關於王鐸與清初北方收藏家的論文，迄今仍是最重要的研究王鐸鑒藏活動的力作，它梳理了明清鼎革之後部分北方收藏家與王鐸的關係，也使我們部分瞭解到王氏家族的收藏。① 在明末清初，王鐸和他的兩位兄弟王鏞、王鑨堪稱收藏重鎮之一。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 教授

① 傅申撰、陳瑩芳譯，《王鐸及清初北方鑒藏家》，《朵雲》，1991年第1期，頁73-86。劉金庫先生受傅申先生啟發，雖提及王鐸家族的收藏，但對之沒有進一步的研究。見《南畫北渡》（臺北：石頭出版社，2007），頁121-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鐸出生於河南孟津，其家族有雅好書畫的傳統，也有收藏石刻和古器物的傳統。如他的叔祖王僖「治齋羅古佛像、蓄石刻、漢唐書石、鼎、蒲團、竹木於小榭左右」；叔父王本魯收藏古帖，且善為品題。② 這一優雅的愛好深深影響了王氏後人。

雖然王鐸自稱二十歲時就在洛陽許家見過王維的《秋色圖》，③（圖1）但步入仕途以後，他才開始有機會和能力從事書畫碑帖的收藏。三十出頭的王鐸供職於北京翰林院，當時他已有書畫名，前輩董其昌稱其「卓然名家」。④ 他和來自全國各地的文人與畫家交往，也接觸到比家鄉更多的私人藏品。在此過程中，他開始有了自己的收藏。1640年代以後，居憂的王鐸因為動亂頻仍不得不南北奔走，這一機緣也讓他獲觀一些重要的書畫。不過，他本人的藏品在此過程中卻數次遭到劫難。

1646年春，王鐸降清之後任職弘文院。再次回到北京的他，成為當日鑒藏圈重要的一員。他的兩個弟弟在此一時期迅速建立起可觀的收藏，但他似乎已無意於此，而更企望成為一位有權威的鑒定家。清初北活躍於京師的收藏家大多與王鐸熟稔，他們的藏品上也留下王鐸不少鑒定意見，像戴明說這樣的摯友，王鐸甚至為他的收藏提供諮詢。1647年，王鐸還參與了清內府書畫的鑒定工作。

除了身居高位，王鐸也頗具文名，更是董其昌之後書畫領域的執牛耳。在董其昌去世以後，王鐸逐步建立起鑒定權威的形象。順治初年，他已經毫不謙虛地以「書畫董狐」自居。⑤ 張鳳翔在《贈太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文安公墓表》中也特地提及他的鑒定地位：「月以廟市過慈仁，凡舊搨敗楮，公一注目，輒騰貴。」⑥ 然而他並不參與到與任何鑒定家的對話之中，無論過去的還是當世的。鑒定活動之於王鐸到底有怎樣的意義？

---

② 王鐸，《王氏譜》，《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七十六，《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第111冊，頁868-869。

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④ 董其昌，《容台集》（明末葉有聲刻本）別集卷二，頁3a-b。

⑤ 王鐸《與戴明說》：「書畫中董狐僕亦不敢讓矣。」王無咎編，《擬山園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卷七，頁314。

⑥ 抄本，洛陽理工學院扈耕田先生提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孟津王氏的收藏

王鐸的收藏興趣相當廣泛，舉凡圖書、奇石、印章、字畫，皆所留意。大概從1620年代後期起，他開始擁有一些近代畫家的作品，松江莫是龍也許是第一位，他將莫畫掛於壁上，與同寢臥，甚至認為莫的成就為沈周所不及。⑦ 又如吳門張復的兩件大障，一畫華山、一畫泰山，王鐸同樣也是掛壁觀玩，深感張氏山水如同六經，可以雄視海內。稍後他獲得了元人張翥、盛懋的山水，趙雍的一套故實冊頁，南宋姜夔的雪竹，以及五代董源的畫作。王鐸也收藏刻帖，根據他的自述，在15歲時他就擁有了一件上好的《聖教序》拓本，多年以後，仍覺得較同僚宋之普的更為優勝。後來他又得到另一份宋拓，順治年間曾三次題跋，情義殷殷。⑧ 在一件褚遂良臨《蘭亭序》的拓本上，我們也看到王鐸的兩枚印章，這件拓本與他的一件臨摹作品裝裱在一起。⑨ 刻帖之於王鐸，臨摹範本的意義可能更大於收藏。

今天能夠確認的屬於王鐸的藏品寥寥無幾，宋元的畫作如董源名下的《溪山雪霽圖》、關仝《秋山晚翠圖》、李成《寒林圖》（圖2）、夏圭《長夏江寺圖》、宋人《溪山瑞雪圖》、王蒙《林泉清趣圖》有他的題字或印鑒，較晚的則有仇英《列女傳》長卷（圖3）等。漢唐的碑刻拓本，有《禮器碑》、《乙瑛碑》（圖4）以及張從申的《茅山玄靜碑》拓本。在文獻記載中，他還收藏有李成《蜀山圖》以及趙伯駒、李唐等人的山水畫，半部《淳化閣帖》善本，以及漢人篆隸之碑二十餘種。根據趙澄一套《仿古冊》的題跋，王鐸在清初還擁有簽題為張僧繇的《山水》及張志和《茅屋籬柱圖》，不過趙澄對此將信將疑。

根據王鐸的描述，他的藏品曾遭到三次劫難，第一次是1632年封六合王途中，在河南淇縣與李自成農民軍遭遇，王隨身攜帶的書畫被盜毀泰半，他曾惋惜地寫道：「征車三十古淇前，一旦銷亡頓不全。圖帙憑風零烈焰，墨花隨水

⑦《擬山園初集》（明黃居中抄本）七言古詩收《莫雲卿廷韓山水，大索弗得，得自吳騫叔，筆墨脫化，玩而不盡，掛之壁，與同寢臥，喜有是歌》。王鐸三兄弟及清初收藏家的藏品，本文引用較多，一一注出不免繁瑣，請讀者參考文後附表一、二。

⑧ 日本藤井有鄰館藏，收入《書道藝術》（日本：中央公論社，1971），第9卷。

⑨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變漪漣。」⑩ 第二次是1640－1641年間孟津兵亂，他收藏的「遭李寇兵火，存者十之一」。⑪ 在一則題跋中，他也提到舊藏黃公望畫作四幀，皆為亂兵所略。⑫ 1641年，在寫給懷州友人的信中，王鐸聲稱有董源畫在孟津，但這件作品後來不知所蹤。⑬ 第三次是1645年五月弘光出奔之後，南京城一片混亂，王鐸因假太子案中以一人之力極言其偽，被民眾發現後遭到暴毆，其居室亦被搶劫，據李清記載，「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⑭ 除了遭受擄掠與毀壞，王鐸也有一些藏品散落他人之手，⑮ 孔尚任記載王1636年題趙雍《故實冊》有「至寶是重，守之無斁」之語，但不久以後這件作品就轉手河內陳氏。⑯

王鐸的次子王無咎是清初第一批進士，自內翰林遷秘書院編修。在記載中，他於「少陵詩、司馬氏古文、右軍書法」尤為酷嗜。⑰ 北京城裡的「爛面胡同水月庵」題額是他的手筆，⑱ 但倪後瞻比較他與乃父的字，指出其「筆

⑩ 王鐸，《都中集書、奇石、書版、印章、字畫，以其半過淇之高村為大盜毀，怨其毀又喜其半》，見劉世英、何留根，《王鐸詩稿》(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5)。

⑪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舊畫》，頁460。

⑫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王蒙、黃公望畫》，頁465。

⑬ 王鐸，《與史應聘》，收入吳修纂集，《昭代名人尺牘》(杭州：西泠印社，1908)。

⑭ 李清，《三垣筆記》(顧思點校，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附識·弘光》，頁240。

⑮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陸包山染水花卉卷》，頁454。

⑯ 孔尚任，《享金簿》，收入徐振貴注評，《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濟南：齊魯書社，2004)，第4冊，頁2372。這些古物與書畫，也常常成為王鐸酬謝友人的禮品。如崇禎六年（1633)，王鐸謀南司成一職，請侯恂向首輔周延儒關說，他的禮物是家中攜來的「周鐘」與「瓶」，在信中他自稱「圖應博古，一一可披。」王鐸，《致侯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鐸避難浚縣時，曾將郭熙畫作贈予提供居所的友人劉尚信。王鐸，《致劉尚信》，見裴景福等藏，《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1冊，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2)，第9輯第151冊。

⑰ 張縉彥，《贈王藉茅太史序》，《依水園文集》(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後集卷一，頁29a-30a。

⑱ 戴璐，《藤陰雜記》卷八，《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177冊，頁4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筆束於法，且多俗氣」。⑲ 1649－1650年間，王鐸多次為無咎作書，囑其家藏之。⑳ 王鐸的藏畫後來為其所繼承，如李成《寒林圖軸》有王鐸與王無咎同觀的記錄。㉑ 王無咎亦有自己的藏畫，其中一件吳鎮《墨竹》，王鐸曾為作跋。㉒

在清初，王鐸的二弟王鏞、三弟王鑨也建立起可觀的收藏。王鏞在明代未嘗出仕，1644年，他由准貢生授睢陳兵備道僉事，1646年改授山西冀寧道僉事，1648年升浙江金衢嚴道右參議，後遭革職。㉓ 王鏞第一件重要的藏品也許是王維《雪山行旅圖》，王鐸1642、1646曾兩次題跋（詩），希望王鏞不必博愛，「日日以此圖為尊而師事之」。（圖5）從時間上看，這件作品很可能獲自家鄉。但他最顯赫的收藏，來源於1646年初的北京，此時王鏞與王鐸共居數月，王鐸時常為他的藏品題跋，或作詩詠，《題二弟摩詰山水圖》云：「我在燕京，一畝之廬。賴弟時時持畫來，萬丈峰巒落太虛。」㉔ 1646－1649年間，王鐸曾經題跋的王鏞藏品有：王維《雪山行旅圖》、范寬《溪山深秀圖》、董源《洞天山堂圖》（圖6）、巨然《溪山蕭寺圖》、米芾《雲山煙樹圖》、王詵《溪山逸興圖》、夏圭《雪山圖》、高克恭《雲橫秀嶺圖》、吳鎮《漁父圖》等，此外還有李唐、劉松年、周臣的山水。刻帖則有宋拓《聖教序》和智永

⑲ 倪蘇門，《書法論》，收入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836冊，頁459。

⑳ 如《擬山園帖》卷四所收《臨鍾繇、王珉、王珣、王導帖》、卷六所收《臨晉唐帖》，頁158、265。1650年，王鐸還曾為書《同玉調登金門山絕頂詩六首》，見顧復《平生壯觀》卷五，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第4冊，頁940。

㉑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畫大系》（臺北：故宮博物院，1993），第1冊，圖22。

㉒ 王鐸，《跋無咎收吳仲圭墨竹》，《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頁464。

㉓ 王鏞有書畫癖，但對書法沒有鑽研的精神。王鐸《臨唐太宗帖》題跋云：「聊疏二弟懶學書，觀此當憤悱。」潘正煒《聽帆樓續刻書畫記》卷下著錄王覺斯《便面書冊》，有數件乃1637年王鐸回鄉省親時為王鏞所作，此其一。見《中國書畫全書》，第11冊，頁918-919。潘氏《聽帆樓書畫記》卷四著錄王覺斯《行草扇冊》，亦有三件為王鏞所書，同前書，頁870-871。王鐸為王鏞作書畫，既是示範，也是一種激勵。

㉔ 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清順治十年王鏞王鑨刻本）七言古詩卷五，頁23b-24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千字文》善本。

王鑨也比王鐸更早服務於新朝，1644年，他以選貢為鹿城知縣，徙昆山知縣。㉕ 後升刑部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1664年以僉事任山東提學道，後遭罷官。

王鐸與王鑨感情甚契，除了經濟上的幫襯之外，㉖ 他們也是文藝上的知音。王鑨精於填詞，擅長戲劇，亦喜碑板之屬。吳偉業序《大愚集》稱其「風雅博物，婆娑彝雒，趙明誠金石之錄，歐陽公集古之編，實出於篤嗜深好。」㉗ 他的藏書與書畫富甲一時。㉘ 1647年九月，王鑨結束昆山的任職回到北京，㉙ 在一件《書畫卷》的題跋中，王鐸寫道：「三弟鑨在京，弟雅嗜古，研慮字畫詩文，即宋詞元曲皆有權衡，可與寤言。」㉚ 在另一件書作的跋文中，王鐸肯定王鑨知書畫大意，超常人之上。㉛ 二人時常討論書畫，㉜ 王鐸也有許多作品為王鑨家藏所作。㉝

王鑨收藏的古畫，今日所知的有董源《山水卷》、巨然《秋山問道圖》

㉕《(同治)蘇州府志》卷一百四十八《雜記五》稱「邑令王鑨苛虐，有墨聲」，頁4a。王鑨，《仲秋宰昆山二首 甲申七月兵後》，見《大愚集》五律卷十四，《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7輯第24冊，頁171。

㉖ 在王鐸晚年，王鑨曾以數百金相濟，見王鐸，《長兄覺斯家報》，《大愚集》附錄《諸同人尺牘》，頁335。

㉗ 王鑨，《大愚集》附錄。

㉘《國朝中州詩鈔》(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卷一稱「子陶兄弟文名震一時，圖書甲天下」。丁耀亢，《過王子陶觀畫》，見《陸舫紀年詩》卷四，《丁野鶴先生遺稿六種》(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頁48b。

㉙《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喜三弟來》:「我在燕，汝在吳。……知汝已厭折腰苦，茫茫富貴將塵土。」頁6a。

㉚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㉛ 王鐸，《菊潭纂峨嵋山紀，覽之作十首卷》，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㉜《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六，《三弟意偶不愜，與談山水畫遂以予作畫幀與弟》，頁21a-b。

㉝ 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鐸畫扇若干，皆為王鑨所作。其中一件題跋稱:「三弟獲吾畫箑八，庚寅二月廿六日，同二陳、蓋涵劉氏丈作此幀，暇再作一以足十數，爾子爾孫世世永觀之，是予手跡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萬壑圖卷》（圖8）、趙令穰《雲山春靄》、李安忠《野卉秋鶉》、馬逵《春叢文蝶》、錢選《幽居圖》等，晚近的則有佚名《雪景山水圖》、趙左《富春大嶺圖卷》以及董其昌贈珂雪畫卷。從王氏兄弟的詩、跋來看，王鑨還曾收藏數件巨然山水立軸，以及李成、吳鎮、黃公望、王蒙、沈周的畫作。他還聲稱擁有一套《淳化閣帖》的祖拓。

經爬梳統計，王鐸家族收藏的書畫碑帖，今日可知的尚近百件，其中30餘件傳世。（見附表一）在明末清初眾多的收藏家中，孟津王氏實為不可忽略的一個重鎮。

王鐸的收藏，有一部分來自贈送和交換。如崇禎早期，袁樞贈以姜夔《雪竹》，姚希孟贈以張翥《山水圖》。在給冒襄的一封信中，王鐸提到「承賜名畫，兄真有情者」。㉞ 1636年秋，冒襄應試南都，與王鐸過從甚歡，王病中為作《松窗茗對圖》，1637年王鐸離開南都時，冒襄以一件古畫贈別。入清之後，王鐸也從吳達那裡獲贈一件張復的山水畫作，在去世前不久，還囑託王鑨將之帶到孟津。㉟ 王鐸早年收藏的兩件張復大幅山圖，乃以二爐易自詩人余儼，但後來為盜竊去。他所收藏的盛懋《觀濤圖》，則得之劉榮嗣的僕人，莫是龍《山水》得之吳騫叔，很可能都是交換。孫承澤收藏的李成《寒林圖》也為「孟津王氏以古觚易去」。㊱

當然，購買仍是主要管道。在明末清初，王氏家族有兩個機緣得以收購古代書畫、器物。一是李自成進京之後，大量古代書畫、碑帖與文物自內府及富貴之家流出。傅申《王鐸及清初北方收藏家》寫道：「北方鑒藏家興起的最直接原因是十七世紀的王朝更替。作為叛亂和戰爭的結果，曾為私人收藏和皇室收藏的一些藝術品的歸屬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動。由於混亂，北方人趁此機會得到了一些新的藝術作品。」㊲ 熊文舉曾提及甲申、乙酉間散入市肆的大

㉞ 冒襄，《同人集》卷四收王鐸《與冒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集部第385冊，頁139。

㉟ 王鐸，《與王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㊱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三，《李成寒林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6冊，頁32。

㊲ 傅申，《王鐸及清初北方鑒藏家》，頁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量內府藏品（如徽宗御筆、王維畫卷、夏圭《秋山蕭寺》等），在《記所見》中，他寫道：「甲申夏月，蹩躠長安市中，見內府所藏書畫翰墨，蹈籍溝途，至御筆批過本章充積市衢，亦與敗□破紙同價。……今之慘慟，更有百倍於此者矣。」㊳ 除了書畫，古物流落市井的也不少，郭都賢《銅雀行》小序云：「一瓦千年，盛以於匣，泥尊於玉矣。疑屬內府之藏。回念甲申三月諸物散佚人間，不知凡幾。某甲易自長安市上，聞去價止七十金，玉又賤於泥矣。」㊴ 1647年進京的江西詩人王猷定也有類似的記載：「鼎革後，每見內府所藏法書流落人間者，與俗傳石本迥絕，因歎良工不易。」㊵ 一些仕清貳臣孫承澤、李元鼎、張文光、戴明說、龔鼎孳等人的收藏，也得益於明清易代的動亂。王氏家族也曾買到一些舊內流出的書畫、碑帖，如王鐸所藏宋拓《聖教序》即出自內府，㊶ 李成《蜀山卷》也得自都下。王鑨則買到巨然《萬壑圖卷》。而王鏞1647年以前的收藏，大多得自報國寺。1648年十一月，王鏞赴任金衢途中，曾與姜紹書在南京相見，他隨身攜帶著王維《山水》、李唐《萬松金闕圖》及漢玉雙鳩、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珮環，暨貓睛祖母綠，俱璀璨琳琅。其中漢玉雙鳩乃嚴嵩物，嘗沒入內府。㊷

另一機緣是王鐸家族都曾在南方避難或是做官，江南有力之家的衰敗，為他們收購藏品提供了便利。陸治《染水花卉卷》，王鐸1643年得之於蘇州白蓮涇僧舍，「以書兩條易之」。㊸ 1647年，王鑨從南方來到北京時，帶來大量藏畫，王鐸在一首詩中寫道：「三弟好奇能嗜古，攜入北都令我驚叫為起舞。」 ㊹ 從「攜入北都」可知，這些作品皆是南方的斬獲。在獲得北京刑部的

㊳ 熊文舉，《雪堂先生文集》卷二十，《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12冊，頁500。

㊴ 郭都賢，《些庵詩鈔》（清刻本），卷八，頁17a。

㊵ 王猷定，《四照堂文集》卷五，《跋紫苔山房帖》，《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7冊，頁307。

㊶ 王澍，《竹雲題跋》卷二，《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第19冊，頁13819-13820。

㊷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50冊，頁390。

㊸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陸包山染水花卉卷》，頁454。

㊹ 《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頁6b-7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任職之後，王鑨仍開始在北京繼續購求書畫，王鐸《與三弟鑨》云：「三弟求多累，京中土是飆。……買畫輸薪米，聽歌掣酒瓢。」㊺

與王鑨的情況正好相反，王鏞的早期藏品得自北京，而後期則主要來自南方。1648年五月，他被委任為金衢嚴道的參議。畫商吳其貞1652年造訪王鏞蘇州的寓所，在那裡他見到黃公望《大山水圖》、李成《古木寒鴉圖》、馬遠《松陰鼓琴圖》、馬和之《列子御風圖》及高克恭《瀟湘煙雨圖》，皆一流畫作，吳注明了黃的畫作乃購自衢州。㊻ 不過這些藏品皆王鐸所不及見。王鐸好友袁樞收藏至富，不幸他1645年死於南京，他的一些藏品後來為王鏞所得，如巨然《秋山圖軸》，㊼ 應該也是從南方收購。他的一套唐寅畫冊，則很可能得自蘇州。吳其貞《書畫記》還描述了王鏞的古物收藏，在一次拜訪中，他見到了購自南方之家的漢玉無蓋觥一隻（太倉王氏物），有蓋漢玉觥一隻（常熟錢氏物），青綠天寶銅鼎一隻（黃黃石），青綠圓觚一隻（徐公先），白定彝一隻（程季白物）。㊽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則記載一位元歙縣王某居中為王鏞購買賀氏藏鼎一事。㊾

王鐸家族的藏品不少都有他的鑒定題跋，從有年款的來看，基本都在1642年以後。這也充分說明，王氏的收藏主要是明末清初的社會動亂中積累起來的。

如果不考慮真偽（購買時至少是當作真跡的），孟津王氏的藏品中宋以前繪畫幾乎達到了一半。一般而言，越是後世的作品，越容易購求，而孟津王氏收藏的繪畫，卻是時代越早，數量越多。這當與王鐸對宋畫的崇尚有關（詳下文）。㊿

㊺《擬山園選集》詩集五律卷二十四，頁22b。

㊻ 吳其貞，《書畫記》卷三，《中國書畫全書》，第8冊，頁63-64。

㊼ 不過這件作品最終流向了梁清標，其遞藏經歷了董其昌、袁樞、王鏞與梁清標。

㊽《書畫記》，頁63-64。

㊾《韻石齋筆談》卷上，頁390。

㊿ 傅申認為，明末清初北方鑒藏家以五代、北宋的繪畫為收藏中心，也因為其時的畫家多為北方人。這一收藏策略，有與南方競爭的心理在。傅申，《王鐸及清初北方鑒藏家》，頁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明末清初收藏圈中的王鐸

隨著書畫聲名的不斷上升，自天啟後期開始，已有友人請王鐸為他們的藏品題跋（詩），如范良彥藏趙孟頫《馬》，薛所蘊藏董源《山水大障》，袁樞藏米芾書法（圖9）、陳淳花卉與杜衍《仙山樓閣圖》，孫承澤藏倪瓚《六君子圖》等。趙孟頫的《玄洲十詠卷》上也留下了王鐸的鑒定意見。刻帖題跋則有宋之普藏《絳帖》、《聖教序》，宋權藏顏真卿《爭座位帖》，肅府翻刻《淳化閣帖》，黃培藏《聖教序》（圖10），以及刻碑人劉光暘收藏的一些法帖。他也在華陰郭宗昌收藏的《西嶽華山廟碑》與鈐印本《松談閣印史》上也有題詩（圖11）與跋文。

嗣後，友人請王鐸鑒定題跋的例子不絕如縷，如1641年致楊之璋札云：「朱錦崖四軸收矣，有暇便書。」「畫方欲題，而忽有廬江殿之招，……一二日必報也。」[51] 1643年在蘇州為陶汝鼐題董其昌畫卷：「華亭小卷握若珠，旁觀眾目如鶩鶵。欣然細楷盈半軸，超軼晉漢無前乎。」[52] 1651年，他拒絕了周亮工題畫的請求，蓋畫冊多有輕秀時習，少生創、深厚、奇古之意，「近古，僕則題數語矣。」[53] 眾多題跋的請求，說明了王鐸在藏家心目中的地位。王鐸有時也主動為友人的藏品進行鑒定，如張縉彥收得沈周《仿米芾畫作》，王鐸在一封信中表示「渴欲矚目」，以決真偽，「如是真，曄然不與眾伍，璠璵與犖石難以混雜耳。」[54]（圖12）

在明末動亂蓬轉的生活中，王鐸足跡所至，輒為人鑒定藏品。1641年在懷州，他為當地的楊姓望族與罷官回鄉的史姓兄弟鑒定繪畫與刻帖。他的詩集中有《觀荊岫（楊之璋）荊浩、李唐山水障子》之作，在寫給史應選的信中也談

---

[51]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仿本，內容可信。

[52] 陶煊、張璨輯，《詩的》湖廣卷一收陶汝鼐，《吳門莫春與吳既閑、劉杜三邀孟津王覺斯大宗伯小酌玉泓堂，燭下為予跋董華亭手書贈卷，復有作和韻》，《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56冊，頁371。

[53] 王鐸，《與周亮工》，浙江省博物館藏，收入《明清名家書法大成》（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54] 王鐸，《與張縉彥》，收入《敬和堂藏帖》（清同治十年李鶴年刻本）卷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鳧雁之筆，沈石田得意作也。」1643年在新鄉，他寓居郭氏兄弟家中，第一次見到米芾的墨蹟《吳江舟中詩》，同時他還發現一件米芾山水。1645年在南都，王鐸觀摩了馮可宗藏沈周《蜀葵圖》，楊文驄藏杜瓊《南村別墅圖》，高弘圖藏宋拓《澄清堂帖》、《聖教序》，戴明說藏宋拓《聖教序》，葉侖藏《明拓尹宙碑》，皆有鑒定題跋。錢謙益所藏宋拓《聖教序》（圖13）、《戲魚堂帖》與《晉唐小楷帖》，王鐸也在這一年年底得以寓目。

這期間對於王鐸意義重大的，是1643年避難蘇州時得觀袁樞一批早期繪畫，並一一鑒定題跋。諸如顧愷之《洛神賦圖》（圖14）、董源《瀟湘圖》、巨然《層巒叢樹圖》、吳鎮《畫竹卷》等。在袁樞與王鑒的介紹下，王鐸在蘇州還拜訪了韓世能之子韓逢禧，並鑒定一件不具名的書畫合冊為閻立本畫、虞世南書。袁樞是河南睢州人，父親袁可立曾任明代兵部尚書，袁樞因此以蔭官戶部郎中。他博學好古，又工書畫，王時敏稱其山水出入董源、巨然、黃公望之間，[55] 他在北京做官時就有一些收藏，王鐸時為史官，與之周旋晨夕。[56] 他稱讚袁氏「讀書深而胸次磊落」，[57] 時常到其齋中討論詩畫。在一封寫給袁樞的信中，王鐸稱讚他所收藏的荊浩、關仝，「令諸家山川無色，真足狎主。」[58] 袁樞常常贈王鐸以古畫、舊帖、奇硯、癭杯等物。[59] 王鐸則答之以書畫。[60] 1642年榷蘇州澄墅關後，袁樞更是大規模收購南方之家的藏品。[61] 王維《山陰圖卷》本是韓逢禧的藏品，此時轉入他的手中。在董其昌去世之後，袁

---

[55] 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卷上，《題自畫贈關使君袁環中 甲申王正六日》：「環翁使君既工盤礴，又富收藏，李營丘為士大夫之宗，米南宮乃精鑒之祖，故使荊關董巨真名跡歸其家。」《中國書畫全書》，第7冊，頁916。

[56]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七十三，《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頁829-831。

[57]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二十九，《袁石愚詩序》，頁344。

[58]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五十二，《與伯嚴》，頁599。

[59] 如《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七，《石愚寄奇硯歌》，頁12a。

[60] 如1643年五月王鐸寫《雪景竹石圖》相贈，濟南市博物館藏；《臨米友仁行書》軸，韓國鈞舊藏，收入韓國鈞藏、譚少雲編，《止叟珍藏孟津墨蹟上冊》（上海：華商書局，1931）。

[61] 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六，《王廉州仿巨然真跡立軸》稱董其昌藏巨然真跡（1636），崇禎壬午（1642）亦已歸袁氏；又《王廉州仿古巨冊》記王鑒昔年有巨然《赤壁圖》，後歸之袁樞。《續修四庫全書》，第1068冊，頁3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樞以原值五百兩再加四幣購董源《瀟湘圖》於其家。顧復稱蘇州顧青霞世藏巨然《蕭翼賺蘭亭圖》，袁樞嘗饋兼金三百而不與，[62] 但這件作品最終成為袁的囊中之物。

1646年以後，王鐸對於收藏已經沒有太大興趣，這從他很少購入新的藏品不難見出，也許明代動亂中收藏數次毀損給了他重要的打擊。但此一時期，他日益謀求其鑒定地位的鞏固，當時活躍在北京的幾位收藏家，和他都是好友，他們的藏品多經王鐸鑒定題跋。

當日最著名的北方藏家非孫承澤莫屬。他是山東益都人，1631年成進士，官給事中。降李自成，繼降清，仕至吏部左侍郎。孫承澤好客，他的研山齋常是友人聚會的地方。[63] 1647年三月，一干貳臣集孫氏金魚池，尋訪趙孟頫、鮮于樞舊址，由王鐸制序。[64] 王鐸與孫承澤來往頻繁，[65] 同為仕清貳臣，王鐸與孫承澤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與身份危機。在一首題為《過北水關瀚園傍憶崤嶸山舍東北海》的詩中，王鐸甚至寫下「有懷未敢從人語，見此踟躇淚欲垂」的句子。[66]

孫承澤收藏圖書、書畫至富，[67] 這些藏品大多出自內府，1644－1645兩年，他正在北京，比他人捷足先登，至有「滄桑後，名畫滿市」的感慨。[68] 根

---

[62] 顧復，《平生壯觀》卷五，頁940。

[63] 丁耀亢，《陸舫紀年詩》卷四，《上孫少宰北海先生》云：「好客尊仍滿，談經帳屢陳。」頁49b-50a。

[64]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四，《金魚池燕集序》，頁402。

[65] 《擬山園選集》詩集五律卷十，《北海、素園招集竹亭》、五律卷二十，《季春，北海來訪，語及近況》、《過北海齋同諸公飲》，頁3b、17a、20b。

[66] 《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律卷七，頁13b。

[67] 《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五，《飛客吟北海枉顧》云：「孫君之氣薄雲霞，不逐戚畹爭豪華。眾人競買珊瑚樹，獨收古書三十車。」頁20a-21a。熊文舉《雪堂先生集選》七律卷四詩下《再贈孫北海少宰》亦云：「暮年兄弟欣同舍，往事封章歎隔朝。……看君四壁圖書在，未覺鄉嬛古澗遙。」《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33冊，頁570。

[68]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二，《黃大癡天台石壁圖》，頁20。又如1644年，他見到了孫過庭《書譜》，不過因為索價甚昂並未得手，直到六年後，購於西川士夫之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據周亮工的說法，他獲得了數百件內府藏品。[69] 研山齋中的貫休《十六應真像》讓熊文舉印象深刻，[70] 梁清標則將黃庭堅《諸上座卷》視為孫氏古法書中的甲觀。[71] 1640年，王鐸就曾為孫承澤所藏倪雲林《六君子圖軸》作跋，1646年春，王鐸在孫家見過吳道子《佛像》，歐陽修、蘇軾的墨蹟，以及米芾小字行書《天馬賦》（圖15），一一作跋。1647年九月，王鐸為孫氏三卷《淳化閣帖》題簽。1649年，又為宋迪《秋山圖卷》題跋。此外，孫承澤記載所藏米友仁作《白雲出岫圖》，王鐸「每過，輒索看，大叫稱絕」，[72] 他所收藏的張旭《自言帖》也有王鐸觀款。

張文光也是動亂的受益者之一。他是河南祥符人，1628年進士，曾任山西知縣。入清後任錢塘知縣，1646年初入京任給事中，後遷主事。與宋琬、施閏章、趙賓等人稱「燕臺七子」。

張文光與王鐸既是同鄉，又是患難之交，1644年春，王鐸一家自浚縣南下避難蘇州，彭而述、張文光等嘗聯舟同行。[73] 國變前後，張文光宦遊南方，收得張僧繇《夜月觀泉圖》、關仝《秋山圖》、郭忠恕《仙山樓閣圖》、馬和之《釣雪圖》、王蒙《仿董源小畫》、吳鎮《松泉圖》（後與孫承澤交易）、《夕陽垂釣圖》、趙孟頫《飛鶴長松圖》、王淵《浴鶩圖》等一時名跡。他所藏李公麟《山陰訪戴圖》也頗為知名，薛所蘊曾為作跋。[74] 1646年初，他在北京也頗有收穫，這一年正月十三日，王鐸鑒定他報國寺新買的古帖，稱其「精氣完厚，發為光怪。得良田美宅，不如得此」。同一天，王鐸為二弟王鏞藏高

---

[69] 周亮工，《讀畫錄》卷四，《施雨咸》引孫承澤之言曰：「近從舊內得名畫以數百計。」《續修四庫全書》，第1065冊，頁620。

[70] 熊文舉，《雪堂先生文集》卷第二十，《記貫休畫羅漢》，頁489。

[71] 收入梁清標，《蕉林文稿（不分卷）》（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72]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三，頁34。

[73] 彭而述，《讀史亭詩集》卷十，《同張雲齋避亂南徙，自共城行道二百里尋覺斯先生舟於黎陽，聯楫而進，裁詩見投，依韻奉答 時甲申二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0冊，頁657。張文光，《斗齋詩選》（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初刻本）所收《憶王覺斯先生》一詩中也提到在山東清源紫金壇分袂一事，頁18a。

[74] 薛所蘊，《澹友軒集》卷十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7冊，頁1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克恭《雲橫秀嶺圖》題跋，張文光亦同觀。同年春日，王鐸為張氏所購米友仁《自敘帖》作跋。（圖16）王鐸還有一首七古長詩，詠張氏所藏米芾大幅山水。[75] 此外，張所藏《邢侗書札冊》也有王鐸的鑒定意見。

另一位在報國寺大有收穫的，是李元鼎。李來自江西吉水，王鐸的同年進士，官至光祿寺少卿。順治元年投誠，授太僕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1646年四月，以薦匪人革職。[76]

在京期間，李元鼎與王鐸交稱莫逆，「每退朝之暇，風晨月夕，煮茗浮觴，相與揚扢古今，縱談世出世事，或雜以絲竹，至丙夜不休。」王鐸興到筆隨，掀髯潑墨，縑素紈楮，一時俱盡。[77] 根據孫承澤《庚子銷夏記》的記載，李元鼎購得的名作有韓滉《職貢圖》、黃庭堅《草書杜詩卷》、宋高宗《御書毛詩》馬和之補圖、趙孟頫小楷姜白石《蘭亭考》、《大觀太清樓帖》、宋拓柳公權《金剛經》、韋莊《借樂章帖》及馬遠《紅梅》，大多得之報國寺。王鐸聽說李元鼎有一卷米芾《韓馬帖》，索看之後定為真跡，《韓馬帖》卷後至今附有一封他鑒定此作的信件。王鐸還曾以四言古詩題李所藏山水畫。

曹溶是最早降清的明代官員之一，他是浙江秀水人，1637年進士，官御史。入清歷少司農、山西陽和道，行廣東布政使，終戶部侍郎。他與王鐸的交往始於晚明，王鐸避難浙江，曾登曹氏采山亭，並為書匾。[78]

入清之後，二人交往更為頻繁，曹溶有《王覺斯宗伯攜酒見過》詩，[79] 二人也曾在沈奕琛家酣飲達旦，時數姬歌吳歈相伴。[80] 曹溶藏書甚富，王鐸時時

---

[75] 王鐸《同布庵夜觀雲齋藏米芾大幅山水障子》有「張君愛畫年已久」句，《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五，頁22。

[76] 李罷官時，王鐸嘗作送行序，後入石，見李元鼎，《石園全集》卷二十七，《跋王覺斯宗伯墨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6冊，頁185。

[77] 《石園全集》卷二十七，《題王、劉二公字帖》，頁184。

[78] 《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律卷九，《又詠采山亭》、《思采山亭》、《登秋嶽采山亭》，頁2a、3a、11a。

[79] 曹溶，《靜惕堂詩集》卷十五，《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5冊，頁321。

[80] 《靜惕堂詩集》卷十六，《沈石友招同王覺斯、張坦公酣飲，坐有數姬，歸賦二首》：「吳歈聽自好，未覺滯京華。」頁331。曹溶另有詞作《唐多令 沈石友宅同王覺斯聽歌達旦》，見聶先編，《百名家詞鈔》（清康熙綠蔭堂刻本）曹溶，《寓言集》，頁7a-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借閱，以慰寂寥。[81] 曹溶對王鐸至為推服，以文徵明、董其昌相比擬，《贈王覺斯宗伯》云：「書家文待詔，畫學董華亭。……名位將無掩，清徽播闕廷。」[82] 曹溶在北京的市肆也收穫了不少藏品，1646年，王鐸在黃庭堅《為張大同書韓愈贈孟郊序後記卷》、五代佚名《閘口盤車圖》等藏品上題跋（圖17），朱熹《手卷》也有王鐸的跋文。曹溶這一時期已經顯現出對宋代法書的興趣，不過他後來收藏的大量宋人法書如《眉山蘇氏三世書翰冊》、《蘇氏一門法書》、《宋賢箋牘》、《宋賢書翰冊》、《米芾虹縣詩卷》、《黃庭堅王、史二志銘》等，王鐸皆不及見。

順治初年，戴明說也是北京十分活躍的收藏家。戴是河北滄州人，1634年進士，官至兵科都給事中。李自成陷京師，戴明說降，後逃回原籍。順治初起原官，累擢戶部右侍郎，坐事降調。後官至太僕寺卿，被劾革職。尋死。

王與戴相識甚早，1639年嘗為戴臨《虞世南、柳公權帖》。[83] 入清之後交遊頻繁，二人詩集中多有出遊聚談的詩什。[84] 戴氏工詩文，善山水墨竹，「曾承世祖皇帝命，臨畫作字，頒賜銀章，至今傳為盛事。」[85] 他的詩文書畫皆受王鐸影響，在王去世後，戴氏在寫給王無咎的信中談及王鐸的知遇之恩：「不佞舊奉尊大人書畫教，繼復以俚什見知。」[86] 據鄧孝威《慎墨堂筆記》記載：「王覺斯鐸在京師，隔日必過戴岩犖邸中索其兩日所為詩，戴辭以無有，王曰士大夫鹿鹿車馬酒食間，不親文墨，豈惟塵俗而已。自此戴雖酬應恩冗，必預

---

[81]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五十七《答秋嶽》:「積書不減百車，富矣，欲借一車以慰貪心。」頁649。

[82] 《靜惕堂詩集》卷十五，頁9b。

[83] 收入《書道藝術》第九卷。

[84] 如戴明說集有《同王覺斯學士遊紫芝白石山房》、《同覺斯夜坐》諸詩；王鐸集有《岩犖邀飲先農壇，雨中同北海、二如、岱雲》、《飲岩犖舍》、《自題，呈岩犖、經碧》、諸詩。

[85] 戴明說《定園詩集》收七絕《乙未十有一月初四日，余方染疾，上命學士麻公勒吉馳至寓，齎黃封傳旨云：上知戶部尚書臣某善繪事，其速畫進覽，綾八幅，因仿范寬、米芾、黃公望、倪瓚丘壑有四，並繕風晴雨雪四竹石以進，賜冠裘各一，恭紀二首》，《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1冊，頁111。

[86] 戴明說，《定園文集》收《寄王藉茅書》，《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第18冊，頁73-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一兩詩以待。」[87] 由此亦見戴氏受王鐸影響之一斑。在繪畫上，戴明說接受王鐸「生、奇、創」的觀念，尚古法而輕時流，在一幅《山水圖》的題跋中，他強調了對於北宋人筆意的重視，[88] 與王鐸同一鼻息。戴明說的畫作也得到王鐸的讚賞，王時常為之題詩作跋。[89]

戴明說收藏的畫作有張僧繇《雪山紅樹圖》、關仝《溪樓聽泉圖》、王詵《漁村小雪圖》（嗣後後人求售，為王鞏所得）、顧德謙《長堤書閣圖》等。他也有大量刻帖，1645年，王鐸曾兩題戴氏所藏《聖教序拓本》。入清之後，王時常向戴借觀所藏古畫法帖，「有得好畫軸與冊不？如有，令銀鹿持來，貧冗中一快事也。望之，切切。」他還曾借觀荊浩的畫作，以為「真足狎主葵丘」。[90]（圖18）在得知戴明說新獲紹興一本米黻橘形大字之後，王鐸表示「急於看帖，如飲食性命」，請戴即刻檢發，將取床頭酒咀嚼其味，就炬而觀。[91] 二人也時常聚觀他人藏畫，在一封寫給戴明說的信中，王鐸約他到汪公園小聚，因為主人有古畫，可同一披觀。王鐸向友人新借李唐、米元暉、高房山，皆真筆至寶，他告知戴明說：「主人甚秘重，先生趁日晡過我一觀，明日即來取歸耳。」戴明說很可能未如約前來，嗣後王鐸在另一信中抱怨說：「畫前日業取去矣，何不蚤遣蒼頭借觀，跚跚其遲。」[92] 王鐸留下大量寫給戴明說及其子戴王綸的信札，其中不少是談論碑帖與書畫鑒定的。[93] 王鐸甚至是戴氏

[87] 鄧漢儀，《慎墨堂全集（不分卷）》（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88] 戴明說，《山水軸》款識云：「北宋人筆意，世人不傳久矣。因偶模以當松江一七，為從心詞壇七秩壽。定園老人。」《唐宋元明名畫大觀》（揚州：廣陵書社，2005），頁324。

[89] 王鐸，《與戴明說》：「畫題奉上，覲之耶？」《擬山園帖》卷七，頁276。《擬山園選集》卷三十九，《跋岩拳詩畫》云：「詩近輒奔軼，峻立其骨，畫得古人之所本。」頁461。傅維鱗，《四思堂文集》卷七五古收，《瞻戴岩拳畫上有王覺斯年伯題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4冊，頁49。

[90] 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91] 私人藏，刻入《擬山園帖》卷七。

[92] 三札皆藏香港近墨堂基金會。

[93] 除北京故宮、香港近墨堂基金會收藏，《擬山園帖》與《擬山園集》文集所收，潘正煒，《聽帆樓續刻書畫記》卷下亦著錄王鐸與戴氏書札五封，頁917-9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收藏顧問，他也趁鑒定的機會對那些藏品加以臨摹。㊹

最早投誠的宋權是清初最有勢力的漢族官員，他是河南商丘人，1625年成進士，初授令陽曲，後擢吏垣，崇禎末年為順天巡撫。京師破，率所部降清，仍巡撫順天。1646年拜翰林國史院大學士。㊺

早在1634年秋天，王鐸與宋權就有交往。王鐸曾為宋氏所藏顏真卿《爭坐位帖》三次作跋，這一年，他還贈宋權行書《杜詩扇面》。㊻ 入清以後，二人關係更為密切，收入王鐸文集的為宋權家族所作傳、壽序、祭文、墓誌銘多達5篇，時間集中在1646－1649年。㊼ 王鐸還因宋權家中枯蘭復花，專門為作圖卷，並另書《枯蘭復花賦》，作為宋權生日的禮物。王鐸對宋權的逢迎，當有在新朝謀求新的政治庇護之考慮。宋權對王鐸在清代的境遇甚為同情，《懷王覺斯》云：「我懷王宗伯，自號有髮僧。一自出白刃，心事如寒冰。」㊽

1649年，宋權向王鐸出示王羲之墨蹟，王為之作了一首七古長詩。㊾ 這一年上巳日，王鐸為宋權所藏范寬《雪山蕭寺圖》作跋，㊿ 這件藏品乃順治帝為嘉獎宋權而特別恩賜，對於宋而言有特別的政治意義。王鐸以大楷恭敬書跋，在激賞范寬「古今第一」的同時，也特地恭維宋權「以第一流人賜天下第一畫」。這件畫作的詩塘有「順治三年七月初二日欽賜廷臣 大學士臣宋權恭記」正書木印及「欽賜臣權」藏印。（圖19）宋權所得順治帝賜畫，王士禎記載尚有閻立本《孔子弟子像》、巨然《溪山林藪圖》、宋人《梅竹聚禽圖》、夏珪

㊹ 如日本藤井有鄰館藏王鐸《臨米芾帖冊》，範本即為戴氏請求鑒定的米氏《英光堂帖》。

㊺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五云：「當日之起兵誅偽官者，猶有巡撫宋權、李鑒，御史曹溶等。……是皆以賊為贄，投誠聖朝，攀龍鱗而附鳳翼，立功名以自顯者。」頁153。

㊻ 浙江天一閣藏，見《明清名家書法大成》，圖53。

㊼ 這五篇文章分別為：《賀相國玄平宋公壽序》、《宋母丁太夫人七十壽序》、《丁孺人傳》、《清贈光祿大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福山知縣玄平宋公暨一品夫人張氏丁氏墓誌銘》、《祭宋母太夫人文》，見《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五，頁414；卷三十六，頁415-416；卷四十三，頁516-8；卷七十，頁805-807；卷七十五，頁857。

㊽ 宋權，《白華堂集》（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頁11a。

㊾ 《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六，《宋商丘公出羲之墨蹟感懷貽三十二字》，頁19a-b。

㊿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溪山清遠圖》、明宣宗《戲猿圖》等，皆鈐「欽賜臣權」。[101] 順治帝賜畫非止宋權一人，如周文矩《蘇李別意卷》、吳鎮《晴江列岫圖卷》、吳鎮《嘉禾八景卷》、馬和之《唐風圖卷》等，皆賜索額圖者。[102] 據米芾《雲山圖軸》畫軸詩塘顧光旭的題識，這件作品也是前朝內府藏本，「相傳賜孟津王氏」，[103] 如果所言不誤，則王鐸也曾獲賜。

宋權的兒子宋犖，王鐸作《枯蘭復花圖》時曾在場觀摩，王鐸也曾為他作畫。他後來以宋代書法為主要收藏方向，是康熙年間重要的藏家，但此時他的個人收藏尚未成形。

另一位重要的收藏家王鵬沖，祖父王永光在明仕至兵部尚書，鵬沖以蔭仕為御林軍統帥。甲申之變時，其父在里被偽令執而入秦，王鵬沖請隨清軍征。世祖壯之，詔掌衛印。梁清標在給他寫的墓誌銘中，特地提到這一「壯舉」。[104] 後升都督同知、鑾儀使。

王鵬沖的收藏中，碑帖名最著者為漢《西嶽華山廟碑》（即長垣本）、宋拓歐陽詢《醴泉銘》，前者康熙三十八年歸宋犖，後為陳宗尹、成親王詒晉齋遞藏，王鐸曾為作跋。[105] 他所收藏的薛稷《信行禪師碑》拓本，也曾經王鐸鑒定。他的藏畫更為顯赫，顧愷之《列女傳圖》、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圖20）、關仝《關山行旅圖》、燕文貴《溪山行旅

[101] 王士禎，《池北偶談》（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十二，《記觀宋牧仲書畫》，頁277。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人《松亭撫琴圖軸》有「大清順治□□（抹去）年正月廿五日賜廷臣 大學士臣宋權恭記」印記，存疑；宋拓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本幅前第二開有宋權題跋，明言「上賜」，時在順治十二年正月。又，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范寬《雪山圖》詩塘有一印「大清順治十二年正月欽賜 大學士宋權」。然宋權卒於順治九年六月十二日，詳劉餘祐所撰《文康宋公墓誌銘》，收入宋犖等編，《商丘宋氏家乘》（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

[102]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03] 李佐賢，《書畫鑒影》卷十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086冊，頁95。

[104] 《（康熙）長垣縣志》忠義，《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第128冊，頁269。

[105] 翁方綱，《蘇齋題跋》卷一，《蘇齋摹長垣、商邱、詒晉齋本西嶽華山廟碑》，《續修四庫全書》，第1068冊，頁5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匡廬清曉圖》、米友仁《溪山無盡圖》等名作，皆倩王鐸題跋，時間集中在1649年。

王鐸接觸的最年輕的收藏家是莊冏生，江蘇武進人，1647年進士，與王鐸同館。工詩古文，兼及繪事，「駕幸翰林院，見所繪山水圖，命給筆札，更圖以進， 生墨不加點，畫駿馬一，系贊詞，以聖主得賢臣猶伯樂識良馬為喻，賜金盌及衣二襲。」[106] 王鐸詩集中有《投弱侯、玉驄》、《投玉驄》詩。後詩有云：「寂寂無塵事，見君如舊知。弦鳴人去後，茶熟畫成時。」[107] 有一見如故之意。

吳其貞記載莊冏生「雅好古玩，家多收藏，大都得於舊內者」，1652年三月八日，他一次性向吳購買了李唐《風雨歸牛圖》、蕭照《瑞應圖》、盛懋《昭烈婦刺虎圖》以及錢選的《蘭亭圖》。[108] 莊的收藏傳至今日的有宋人畫《佛像軸》、趙孟頫《窠木竹石軸》、宋拓《多寶佛塔碑冊》等。1651年閏二月，王鐸在莊氏齋中觀所藏黃公望山水，此畫甚大，約周尺三丈，後攜歸審視數日，在題跋中稱之為「畫中王」，這件作品很可能是《富春山居圖》。[109] 王鐸還曾為莊氏所藏閻立本《西國貢獻圖》題跋，此圖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有莊冏生收藏印「延陵莊氏淡庵家藏書畫子子孫孫爰言永寶」，不過王跋已佚。

除此之外，李化熙藏《褚臨蘭亭墨蹟》、張學曾藏李成《小寒林圖》、党崇雅藏范寬《雪山圖》團扇、岳映斗藏懷素《三帖》、龔鼎孳藏米芾《天衣禪師帖》、[110] 曹爾素藏米友仁《雲山圖卷》、李若琳藏趙孟頫《詹儀之告身勅諭二道》、陳名夏藏趙孟頫《小楷卷》、陸治《藤花卷》、張明弼藏沈周《山

---

[106]《（乾隆）武進縣志》卷十，《文學》，頁21a。

[107]《擬山園選集》詩集五律卷二十，頁5a；卷二十一，頁3b。

[108]《書畫記》卷三，頁57-58。

[109] 1652年五月二十四日，莊冏生嘗偕吳其貞往丹陽，觀張伯駿（字範我）所藏《富春山居圖》，吳記載此圖「不惟為大癡第一畫，當為亙古第一畫」，「今將前燒焦一紙 下，仍五紙，長三丈」。尺寸、評價皆與王鐸類似。《書畫記》卷三，頁59。此畫在為張所有之前，吳氏很可能曾托莊冏生在北京兜售。

[110] 根據熊文舉的記載，龔鼎孳藏趙孟頫《蘇李泣別圖》、《花卉卷》、《揭缽圖》等，《雪堂先生文集》卷二十，頁4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水卷》等，皆經王鐸題跋。范寬《雪山樓觀圖》、北宋《翟院深夏山圖》、趙孟頫《洛神賦》、《校定皇象本急就章》等雖收藏者不明，皆有王鐸鑒定。在文獻記載中，王鐸還題跋過馬麟《寒梅凍雀圖》、陳淳《百花圖卷》以及一件《定武五字不損蘭亭卷》。

順便可以一提的是，山東膠州張若麒、張應甲父子，真定梁清標，大梁周亮工，都是清初有數的藏家，但此時都尚未進入收藏的黃金期。張若麒，1631年進士，任清苑縣知縣。後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尋遷郎中。順治元年迎降，仕至通政使。子應甲字先三，家居養親，不求仕進，以歲貢終。張氏父子曾收藏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水村圖》、吳鎮《嘉禾八景圖卷》、王羲之《孝女曹娥碑》、顏真卿《劉中使帖》、宋四家法書等劇跡。王鐸與他們都有交往，都曾贈以書作。[111] 梁清標，1643年進士，明亡附李自成，順治元年投誠，授編修，官至兵部尚書。王鐸時與梁清標兄弟談詩，[112] 1651年夏，王鐸祭告秦蜀之前曾為梁氏兄弟作文語軸，稱其雙璧瑩徹，圭璋特達。[113] 梁清標收藏至富，為康熙時期最重要的藏家，陸機《平復帖》、王蒙《青卞隱居圖》、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黃庭堅《諸上座帖》等皆囊中之物，項元汴、韓逢禧、袁樞、王鏞、王鵬沖等人的一些藏品後來多歸其所有，但此一時期羽翼尚未豐滿。周亮工，1640年進士，官御史。李自成陷京師，亮工間道南奔，1645年豫親王多鐸兵下江南，詣軍門降，官至戶部右侍郎。周亮工自稱「夙嘗奉教於文安公」，[114] 於詩書皆以孟津為風向。在福建按察使任上，王鐸在一封信中讚賞周亮工作詩不入輕薄促弱，中原吐氣有人。[115] 1650年二月，周亮工升福建右布

---

[111] 1640年九月，王鐸曾為張若麒作臨閣帖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1646年二月，又為張應甲作臨《臨閣帖》卷，喻以「凡不師古師心，罔臻於成」，國家博物館藏。更細緻的研究參見章暉、白謙慎，《清初父子收藏家張若麒和張應甲》，《新美術》，2014年第8期，頁37-48。

[112]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五十七，《答玉立》云：「自齊門入足下齋，門徑寂閒，若至山中，求攀如天豗，而詩塗玄解，精光奧鬱，建表中原，其以足下乎。」頁643。

[113] 收入村上三島編，《王鐸の書法》（日本：二玄社，1992）條幅篇。

[114] 周亮工、趙賓選編，《孟津詩》（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年王允明刻本）卷首周亮工《孟津詩序》。

[115] 王鐸，《與周亮工》，浙江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使，朝覲來京，與王鐸相見，王閱周亮工所攜《櫟園畫冊》，於樊圻山水最為心契，小楷作跋。⑯周亮工的收藏此時亦尚未具規模。

私人藏品以外，王鐸在1647年還曾膺朝廷評騭收藏之命，觀摩內府收藏，劉體仁《薛龍門山水圖歌》有云：「宮中聖人好墨獻，天章奎藻皆殊尤。御府圖書視近臣，遠方異物來軒輶。畫苑名手盛河北，胸際海嶽無纖柔。品騭曾詔王孟津，印章特賜戴滄州。」⑰可知王鐸曾被命鑒定品評清初內府的收藏，在一首《閱內府唐宋元明畫六萬八千軸，最奇者厪三十，為作長歌》的古詩中，王鐸談到他內府觀畫的經歷，並感歎說：「李寇西來批珍寶，秦珠隋壁爭顛倒。宮闕觚棱火飛煤，存留古畫失完好。」清初內府收藏的古代書畫仍很可觀，王鐸飽覽十日，心魂為之一開。⑱關於王鐸在內府究竟看了多少畫作，他自己的說法也不一，有六萬八千軸、七萬八千餘軸、⑲八萬九百卷、⑳七萬六千軸、㉑七萬軸㉒諸說，其中或有誇飾，但王鐸得見大量前代書畫原跡，對於他的書畫創作與鑒定都有莫大幫助。薛所蘊《王尚書畫壁歌》云：「尚書學畫四十年，胸有山水真粉本。前春禁苑閱萬軸，卻笑古人理易盡。」㉓顯然王鐸曾向友人誇耀這一經歷，並表示對於古人畫理已經了然於胸。

---

⑯《擬選文》卷三十九，《題樑園冊》，頁465。樑園當為櫟園之訛。王鐸這次見面也贈周亮工書作二軸。

⑰劉體仁，《七頌堂集》詩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53冊，頁468-469。

⑱《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閱內府唐宋元明畫六萬八千軸最奇者厪三十，為作長歌》，頁4b-6a。

⑲《擬山園選集》詩集五排卷四，《喜觀內府唐代宋元畫七萬八千餘軸》，頁10b-11a。

⑳《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六，《三弟意偶不愜，與談山水畫遂以予作畫幀與弟》，頁21a-b。

㉑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六十九，《王覺斯山水軸 自題云：閱大內畫七萬六千軸，惜無好絹擬其尤者》，《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頁328。

㉒李寶恂，《三邕翠墨籙題跋》（清義州李氏叢刻本）卷三，《王文安山水冊 外簽米紫來為梅隱題》：「大致師法荊關，出入董巨，公曾盡閱內府藏歷代名畫七萬軸，故非他家所敢望也。」頁5a。

㉓薛所蘊，《桴庵詩》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7冊，頁2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上述王鐸與當時收藏圈的關係來看，他無疑是其中一位重要的角色。在近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他幾乎從不錯過能夠寓目的書畫碑帖，在和藏家的交往與切磋中，他的眼光無疑得到鍛煉，他的意見也為藏家所信賴。在大量的鑒定題跋活動中，王鐸逐漸成為這一領域的權威。

王鐸的鑒定活動大多集中在國變前後，經歷了嚴重的社會動亂之後，文物仍得以妥善保存，在漢族文人眼中，是一件大事。朝代鼎革，國運播遷，文化卻能一線流傳，綿延不絕。故此一時期的收藏絕不僅僅是財富與學問，還有其獨特的政治意涵。如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八《寓目記》云：「甲申後銅駝既在荊棘，玉盌亦出人間，二三同好，日收敗楮斷墨，以寄牢騷。」收藏內府故物具有某種紀念性，[124] 成為侘傺不平的漢族文人掩飾不平之心的寄寓。1645年以後，王鐸屢屢在鑒定題跋中也提及這些文物在國變之後仍完好如初。如被他譽為「第一聖教序」的錢謙益藏本：「甲申乙酉，兵燹棄如，乾傷坤毀，文獻寥寥，而茲冊獨善，毫無凋損，何邪？天下物有幸不幸，所從來久矣。」在他看來，天下事的盛衰顯晦，皆有數存乎其間，朝代的更迭並不不必然帶來文化的斷裂，這也成為漢族文人心中的慰藉與希望。王鐸鑒定李元鼎所藏米芾《韓馬帖》，亦感慨「五百年物，兵火不扣之而壽如是」。曹溶藏黃庭堅《為張大同書韓愈贈孟郊序後記》，王鐸跋云：「烽燧焚毀後，無不銷沉，此字略無缺齧，意有物護之歟？」類似的感慨還見之於孫承澤藏米芾《天馬賦》、龔鼎孳藏米芾《天衣禪師碑真跡》與劉光暘藏文徵明《小楷岳陽樓記》的跋文中。[125] 每一次作這樣的題跋，於王鐸而言，不啻是一種莊重的儀式。

[124] 熊文舉，《題畫》云：「畫出自內府，不必皆佳，然皆有縹題玉軸，啟人感慨。」《雪堂先生文集》卷二十，頁490。

[125] 王鐸《跋天馬賦》：「兵燹之餘，一時文獻凋剝，乃僅存此卷，光怪陸離，不滅沒於瓦礫，物之遭繇蹇遇亨，可勝歎耶？」遼寧省博物館藏；《跋天衣禪師碑》：「凋殘灰燼之餘，他俱漫漶喪亡，不可窮詰，《告夢禪文》反似有繫於輕重之數，而鬼神慳護，經五百載始一煜燁人間，不出於熾盛之時，乃出於鞴斫兜鍪瓦銚之後，令人撫卷生感。」《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頁447；《跋文徵明小楷岳陽樓記》：「兵燹崩訇之後，猶鬼物呵護存此耶。造化尤物，自有寶惜故也。」李鋼、趙寶琴主編，《歷代名家書法精品——翰香館法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卷九，頁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王鐸的鑒定及其意義

關於真偽，在王鐸的鑒定文字中佔有一定比例。鑒真者如關仝《秋山晚翠圖》，王鐸稱：「此關仝真筆也。」在一封給三弟的信中，他也指出所收關仝窄條畫「精微有骨，博大縱橫，乃真山真面目也，傳之子孫，不異九鼎之重」。[126]（圖21）范寬《雪山樓觀圖》上也有王鐸的鑒定意見：「華原范中立真筆。」二弟王鏞所購巨然《溪山蕭寺圖》軸，王鐸「為審定真跡無疑」。此外，夏圭《山水圖軸》畫幅上題：「夏圭。王鐸鑒定。」王蒙《林泉清趣圖》上題：「王濛真跡。王鐸觀。」類似的例子還有北宋《翟院深夏山圖》軸、米芾《雲山煙樹圖》軸、米友仁《雲山圖》卷等。

與那些水準高超的鑒家一樣，王鐸也注意到藝術家不同時期的風格，如趙孟頫《玄洲十詠》卷乃中歲筆，鐵畫運以綿潤；而《詹儀之誥身、諭書》則老幹孤特，又一結法，當是晚年筆。[127] 一位畫家的不同面貌也是王鐸所留意的，如鑒定吳鎮《漁父圖》軸時說，吳鎮筆法不一，層嵱複嶂之外，也有這類淡秀古雅、閑遠潤滋的畫作。關仝畫多縱橫博大，旁若無人，但《關山行旅圖》卻精嚴端詳。燕文貴大幀細潤高深，但《江村圖》團扇這樣的小幅則娟娟老秀。這說明王鐸在鑒定中充分考慮到風格的階段性與複雜性。

王鐸的鑒定也修正看他人的一些看法，如李化熙出示《蘭亭》墨蹟，孫承澤說是雙鉤廓填，[128] 王鐸則以為褚遂良臨本；李元鼎收藏米芾《韓馬帖》，自謂恐為燕石，但王鐸展觀方二行，即知是真跡。也有一些作品經王鐸鑒定為偽作，如王鑨所購關仝、荊浩以及沈周仿黃公望諸作，王鐸以為「並新制」。[129] 一位友人請他鑒定三幅畫，他在回信中說：「三畫皆贋者，貌似之有若耳，故

---

[126]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27] 類似的例子還有，王鐸認為米芾《天衣禪師碑》、高克恭《用色山水圖》乃二人晚年手筆，《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頁447；卷三十九，頁464。

[128]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八：「褚摹蘭亭有數本行世，此本工部李迎畯得之故內，是舊人雙鉤，未必褚也。」所記題跋諸人與王鐸一致。頁96。

[129]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實告耳。」[130]（圖22）他還曾鑒定楊之璋、[131] 史應選、[132] 戴明說[133] 等人所藏郭熙、荊浩、趙孟頫與沈周，都是贋品。

王鐸的鑒定偶爾會使用一些輔助證據。內府收藏或是名家舊物往往值得信任，如趙孟頫《洛神賦》卷、《校定皇象本急就章》皆出自內府，張文光在報國寺所購《小楷帖》是王穉登家故物。他人的鑒定意見有時也有參考價值，如王鐸注意到李化熙藏《褚臨蘭亭墨蹟》，有元人「柳貫、鄧文原諸跋在」；宋權藏王羲之墨蹟，有元人柯九思的題跋；王鑨藏巨然《萬壑圖卷》有「宣和、紹興、德壽殿、蔡京諸印」；另一件巨然畫，則有虞集、董其昌跋，「其為至寶何惑乎？」[134] 不過類似的證據在王鐸的鑒定中非常少見。以王鐸對於風格、流派的熟悉程度而言，他對於前人的著述必定有廣泛的閱讀，但他幾乎從不引用任何書畫著錄，對於作品上已有的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鑒定意見也常常不置一詞，這與同時的孫承澤習慣大不相同。

王鐸也擅長碑帖拓本鑒定，如他在給一位鞏性友人鑒定古隸拓片時，指出其為漢隸，而非唐隸，在他的經驗中，唐隸「弁且侈」。[135] 他題孫承澤所藏《淳化閣帖》為初搨，黃培所藏《聖教序》是宋搨之最精者，王鏞所藏智永《千字文》亦宋搨善本。在清初，王鐸為戴明說鑒定刻帖最夥，在往來書信中，王鐸常常指出有些刻帖「赫奕有神力」，[136] 是佳搨，有些「可以覆瓿」，[137] 有些則真偽參半：「今早起，又閱二冊，畢竟長大者殊自錚錚，其短者不免力屈耳。」[138]「米帖第十四本雖瑕與瑜靡，然超邁之氣終在，非瓦礫之弁珍。」[139]

---

[130] 王鐸，《與人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31] 王鐸，《與楊之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仿本，內容可信。
[132] 王鐸，《與史應選》，收入《書道藝術》第九卷。
[133] 王鐸，《與戴明說》，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34] 王鐸，《與李化熙》，刻入《二十帖》（清順治間刻石）。
[135]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五十七，《東鞏子》，頁644。
[136] 王鐸，《與戴明說》，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37] 王鐸，《與戴明說》，《聽帆樓續刻書畫記》卷下著錄，頁918。
[138]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39] 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於刻帖的鑒定，王鐸立足於技術層面，注重剝蝕痕跡、墨色與刻法，以及由此而體現出的神采。在給戴明說的一封信中，他談到評帖不易，就像醫家診脈，須按其刻法、紙形，骨貌、陰陽，只有那些真神無羸，元氣不傷的，才是宋搨之卓異者。他聲稱「古人奧旨，其精光隱現楮墨外，疑有聲響，斷斷不能埋沒」。⑭⓪（圖23）一些被他鑒定為初搨的，大都神全氣周，不見石斑剝蝕，身無芥瘡之患。⑭① 搨墨也是因素之一，如岳映斗藏《懷素三帖》「搨墨近日絕無，應是宋搨」。至於刻手精細，更是重要。他曾稱某帖「刻手有訛，肥於偏傍」，⑭② 家藏《淳化閣帖》「皆宋搨棗木，似王著初本也。鉤法完善，可見古人波磔溫澤，縱橫結構涵渾之微」。⑭③ 錢謙益藏《戲魚堂帖》「刻法細潤，無奮末猛起之習」，而《晉唐小楷書》亦「較《停雲》刻手尤工，蓋宋人所搨」。在給戴明說的若干信札中，王鐸也多次提到刻工之精粗。⑭④ 王鐸有充分的觀看經驗，在為人鑒定《太清樓第九卷》時，他認為不是善本，並十分自信地表示：「予於海內觀不下數十部，辨之頗諦，不得混乎真鼎。」⑭⑤ 他的看法也會在反覆觀看中有所調整，如他鑒定一部《聖教序》，初看之下，頗有疑惑，但「細審拂策磔掠之間，細瘦腫肥不同」，肯定其為佳帙。⑭⑥ 而在鑒定另一部王羲之刻帖時，他晚上看和白天看的感受大不相同：「此幅宵矚似徹朗，今寓目故太濯濯，……逸少淳古超邁，元氣深渾之謂，何何至膚立如是乎？」

---

⑭⓪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⑭① 王鐸跋宋權藏《爭座位帖》，日本藤井有鄰館藏。他如高弘圖藏《聖教序》「煥然初離硎者」，繆曰藻《寓意錄》著錄，《中國書畫全書》，第8冊，頁907；戴明說藏《聖教序》「出自龍府，全善無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錢謙益藏《聖教序》「潔淨淳古，無有齟缺，此帖為宋拓無疑」，北京保利2014年春拍。

⑭②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五十，《與玄宰》，頁572。

⑭③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淳化帖》，頁449。

⑭④ 在與戴明說的書信中，王鐸經常談到刻法，如：「細觀《蘭亭續帖》，皆本《汝帖》，刻較《汝》精細。」米芾《英光堂帖》「刻手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聖教》木板拙笨之工，離逸少神情遠極。」「披觀二帖，大本刻法粗，小本焉得棗木之謂乎？舍旃，不可留之幾案，魚目混珠。」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⑭⑤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頁451-452。

⑭⑥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聖教序帖》，頁4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⑭⑦ 最終確認是贋品。

碑帖因具有較強的物質性的一面，王鐸可以從字畫是否殘缺、搨墨色澤、刻法精粗等方面進行探討辨別，進而論其神采，但鑒定書畫，紙墨只能給予王鐸較少的資訊。⑭⑧ 王鐸的鑒定常常自信於自己的眼力，對於真偽有時只給出簡要的結論，如季之駿所藏荊浩：「畫如此，乃荊浩真跡。」⑭⑨ 王鑨藏沈周：「三弟此圖始為啟南真腕力，他多贋作。」⑮⓪ 史應聘藏沈周：「夜來齋頭所閱啟南墨妙，真是畫家無上法門，始知卅來所見皆贋耳。」⑮①

結論雖然簡要，但王鐸並非信口雌黃，而是建立在對作品整體性的審美觀照之上。在寫給史應選的信中，王鐸曾夫子自道：「觀畫如人，從雁宕來，眉目容鬢皆帶有煙雲意，乃深於觀者也。」⑮② （圖24）王鐸認為，將畫作當作活生生的人來對待，在形骸之外，感知其氣質與神情，才是內行的觀看之法。王鐸的觀看包括形骸（形）、魂魄（神）、骨力（骨）等不同面向，⑮③ 但「神」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跋張復《山水扇》云：「畫理微妙，謂之通靈，有神行焉，跡象不問也。」⑮④ 在談論一部刻帖時，王鐸說：「神不充實，僕胸中便不能久有此帖。」⑮⑤ 只有神行其間，⑮⑥ 靈機超出筆墨之外，書畫才有生氣與變化

---

⑭⑦ 王鐸，《與戴明說》，刻入《擬山園帖》卷九，頁380。

⑭⑧ 王鐸偶爾也會提及紙墨，如他說米友仁《自敘帖》卷「紙故墨勞，猶足動人」，見《敏求精舍四十周年紀念展》（香港藝術館，2001）；褚遂良臨《蘭亭序》「紙故墨勞，似數百年物」，《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五弦少司空褚臨蘭亭墨蹟》，頁452。但這些不是關鍵證據。

⑭⑨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五十七，《與千里》，頁650。

⑮⓪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石田畫》，頁465。

⑮① 王鐸，《與史應聘》，刻入《昭代名人尺牘》。

⑮② 收入《書道藝術》第九卷。

⑮③ 在趙左《富春大嶺圖》的跋文中，他曾說：「仿黃子久，形骸、魂魄、骨力皆得其八。」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⑮④ 王鐸題戴明說《為苧翁作山水軸》亦云：「書畫何與於人，令人悅心，其中有靈機神魂在筆墨之外，如花之香、月之色、琴之韻，微矣哉，豈以跡相？」葉公綽舊藏。

⑮⑤ 王鐸，《與戴明說》，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⑮⑥ 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關仝《秋山晚翠圖》「磅礴之氣行於筆墨外，乃大家體度」；董源《洞天山堂圖》「神理氣韻，古秀靈通」；高克恭《雲橫秀嶺圖》「神氣淋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妙，而這正是王鐸鑒定優劣與真偽的關鍵性依據。

王鐸所說的神，落實在形式上，一是運動感，如巨然《層巒叢樹軸》讓他感受到層岩生動，參泉、日華諸峰移至目前，董源《瀟湘圖》「諸岩欲動，雲吞雨吐」。荊浩畫使他如坐紫團龍溪大山之下，耳際松風泉氣動盪，[157] 劉松年《瀟湘圖》好像山翠流雲，蒲帆雪氣，地天伸縮，林壑鼓舞，俱落枕席之間，隨手動盪。一是渾成感。高明的書畫，都從一點生發，其篇章猶如有機體的自然生長，而無筆墨蹊徑。在王鐸看來，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豔質生動，無筆墨蹟，應是神到垂成之意」，米友仁《溪山無盡圖》「山勢委折，筆墨無痕」，王羲之墨蹟「行乎不得不行，或縱或橫，一伏一現，無棱無鋒」。[158] 倘若運筆不見元氣，而是極意蚖筆淡墨，終成「膠山絹海」，[159] 乃小家所為，若大家名下有這樣的作品，正可判定為偽作。如戴明說購買的趙孟頫《秋江晚渡》，「效恕先、陳居中、劉松年，有痕跡，無靈通，鼎之贋矣，匠氣寡所怡。」[160]（圖25）史應選所藏沈周山水幅是贋品，「芙蓉與鷺出其腕，尚未躊躇滿志」。[161]

在「神」以外，王鐸也特別強調「骨」，兼具神骨，才是王鐸的「大家」標準。在一首學畫自述的詩作中，王鐸列舉荊、關、董、范諸大家，自己少小臨摹，不能及的不是形骸，正是「骨神」。[162] 而在一件贈洪承疇的《墨竹》題詩中，則自詡「求我畫竹不可工，別有天機行其中。對君神骨欲寫出，蠶蟲蝕葉豈生風」。[163] 他讚賞戴明說山水，也拈出其中的骨與神：「畫至此，蒼老秀潤，有骨有神，弟喜甚，捧之誇耀於人，如此精詣，外人安得知乎？」[164] 骨既

---

[157]《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五十七，《與千里》，頁650。

[158]《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六，《宋商丘公出羲之墨蹟感懷貽三十二字》，頁19a-b。

[159]《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樑園冊》，頁465。

[160] 王鐸，《與戴明說》，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161] 王鐸，《與史應選》。

[162]《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詠三弟子陶鑨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幅》：「少小學之不能齊，手摹往往讓骨神。荊、關、董、范皆大家，吳、黃濕潤兼嶙峋。」頁6b-7b。

[163]《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亨九相公命寫墨竹大幅》，頁9a-b。

[164] 王鐸，《與戴明說》，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指用筆的力度，也指結構的緊密度，亦即山水構圖佈置茂密。王鐸認為關仝真筆「結撰深峭，骨蒼力厚，婉轉關生，又細又老」，[165] 夏圭《山水圖》「老幹，不事纖細小巧，骨格堅凝韶秀，有大家氣」，燕文貴《溪山行旅圖》「骨氣棱然，岩壑深厚，得凡畫百不如此二尺絹」，范寬《山水軸》「蒼鬱深淵，骨理最勝，第一老筆」，[166]《雪山圖》「骨力超邁，用筆如積鐵立老崖」。[167] 對於「骨」的強調，很可能與王鐸對大幅作品的青睞有關，在寫給三弟的信中，王鐸直言：「小景佈置易措手，大山水極難為運用。詩文分大小，亦然。夏蟲不可語冰，非自侈大以挾人，信矣哉！」[168]（圖26）大幅作品若用筆嫩弱，結構鬆散，畫面便無以卓立，明末清初盛行的倪雲林一派輕秀薄弱，王鐸以為「大家弗然」。[169]

神骨兼具的古畫，能動人之情，而這樣的感受，必是那些「觀畫如人」的真正行家才能擁有，「但以畫視畫，惡足以知之？」[170]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王鐸的鑒定是一種整體判斷，畫作的形骸、神情、骨力，是不是足以與「一件好作品」相匹配？是不是足以與某一位藝術家的風格相匹配？他在鑒定夏圭《山水圖》軸時，對夏的特點了然於胸，在題跋中他非常自信地寫道：「凡以犄糲冒圭者，非其真也。」當他說「畫如此，乃荊浩真品」時，這件被鑒定的作品一定勾起了他過去觀看荊浩繪畫的記憶。在寫給楊之璋的信中，他直率地告知對方：「郭熙河陽高手，此幅頗不愜弟意，恐是贋者也。荊浩魄力甚大，亦在然疑間。勉題數語，非中心之嗜也。」[171] 雖然他礙於朋友面子，給對方的藏畫題寫了跋或是詩，但私下卻坦率指出郭、荊這兩件作品與他的印象差異甚大。

---

[165] 王鐸跋關仝《秋山晚翠圖》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66] 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一著錄，《中國書畫全書》，第13冊，頁843。

[167] 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

[168]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69] 王鐸，《與戴明說》，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170]《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米海嶽山水圖》，頁450。

[171] 王鐸，《與楊之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仿本，內容可信。《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七，《觀荊岫荊浩、李唐山水障子》:「二綃神護莫輕掛，不是尋常匠家畫。」頁14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鐸其實是非常謹慎的鑒定者，他的跋文常常告訴我們這是一件傑出的作品，但對於時代與作者卻不明言。在信息不足的情形下，王鐸常常只談論它們的優劣或是系統，給出一個相對的結論。如顧愷之《洛神賦圖》，王鐸稱其「靈便縹緲，洵為傳神」；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也只說「畫法本唐人，略無後來筆蹊」。在寫給戴明說的信中，他指出一件畫作，「不必強定為誰氏之手。不可身質，大略如是。」另一件畫作「似趙大年路徑，不可強定為某，此字畫家一症」。⑫（圖27）顯然對每件作品都要找到作者歸宿心存警惕。

鑒定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只針對真偽的確定，而廣義則包括優劣、時代或是風格系統的鑒別。王鐸的鑒定無疑是廣義的，在「賞」的基礎上「鑒」，是鑒定史上（尤其是明末清初）最常見的方法。⑬ 它依賴於大量觀看古代書畫和創作實踐所培植的直覺把握。這種方法在辨別優劣與傳承系統上具有優勢，事實上，有一些無款與藏傳印記的宋元書畫，時代與作者的確定接受了王鐸的鑒定意見。⑭ 但這種方法有其先天的缺陷，一位鑒定家很難對各個歷史時期的畫家風格有精湛的把握；不同鑒定家的經驗與眼光也會有差別，孫承澤與王鐸對於李成《寒林圖》的看法就不一致；好也不一定等同與真，雖然二者有大量的重疊。王鐸的失誤時常為後人提起，如吳其貞認為王鐸所鑒定的高克恭《雪圖絹畫》是為元畫，而非高畫。⑮ 王鐸題《閻立本畫虞世南書卷》，《石渠寶笈三編》改為南宋李唐作。王維《雪山行旅圖》，徐邦達、王以坤先生的意見

⑫ 王鐸，《與戴明說》，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⑬ 尹吉男先生在《古畫鑒定學中的時代風格與時代標型——中國書畫鑒定學研讀札記之一》中說：「以審美為目的的鑒賞意識始終是中國畫史與鑒藏史的主要內容，美學式的理解無所不在。」《美術研究》，1993年第2期，頁26。

⑭ 如《石渠寶笈》著錄關仝《秋山晚翠圖》，定名即據王鐸邊綾所題。又，李寶恂《三邕翠墨簃題跋》卷三云：「藏宋人畫扇十幀，党相國于姜舊物也。其中六幀有孟津題字評跋，精確不可移掇。」頁5a。他如吳升《大觀錄》著錄范寬《雪山樓觀圖》，《中國書畫全書》，第8冊，頁524；安岐，《墨緣匯觀》卷四著錄范寬畫作，《中國書畫全書》，第10冊，頁405。皆以王鐸鑒定為依據。

⑮ 吳其貞，《書畫記》卷二，頁104。又如，楊賓《大瓢偶筆》指出，岳朋海所藏舊帖十七種，皆經王鐸審定：「豈岳氏業已珍藏，孟津不復為之區別耶？抑孟津賞鑒止於如此？」《中國書畫全書》，第8冊，頁7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北宋無名人真跡，原王鐸題王維應誤，畫有一定藝術水準。」而他所稱的「仲圭逸品」，楊仁愷認為是一件偽作。⑯ 當然，這些意見也只是相對的，並非定論。

在書畫鑒定學科化以後，更加精緻的文獻考證、材料學或是細節比勘已經成為這一領域更被人接受的方法。然而，這些方法是否能完全替代王鐸式的觀看，審美是否應該被排斥在科學鑒定之外，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倘若沒有這樣的觀看能力，一件模仿之作在外形的比對或文獻考證上可能完全合格，而一件使用古代紙墨仿造的書畫在材料上也可能完全合格。事實上，王鐸的觀看並非個人化的方式，鑒定聲名更著的董其昌在《論畫冊》中也說：「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跡，必先求形似，次及傅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若賞鑒，則天資高明，或自能畫，或深畫意。」只不過，同樣是將畫當作人來對待，同樣是觀其神骨，董、王所中意的人卻不太一樣。

藝術家充當鑒定家，與其說他們貢獻了確鑿的知識，還不如說他們提供了觀念，可以左右當日藝術圈走向的觀念。和董其昌一樣，王鐸本身也是頗有成就的書畫家，成為董去世之以後該領域的權威，始終是他孜孜以求的，尤其在投降滿清之後，政治上的失勢使得他立言的欲望愈益迫切。他當然明白，對於古的發言權將延續到在當日書畫圈的影響力。

鑒定同時是對古代書畫大家的一次篩選，這些大家具有師法價值。王鐸對於師承脈絡的清理向來不憚其煩。如董源「根矩荊、關」，⑰ 巨然「筆性往往根寓陸探微、荊浩、董源」，⑱ 范寬則「用荊、關、董、巨筆，運之一

⑯ 王鐸題吳鎮《山水卷》，收入楊仁愷主編，《中國古今書畫真偽圖鑒》（瀋陽：遼寧畫報出版社，1996）。必須指出的是，王鐸鑒定題跋有時也出於朋友交情，如孫承澤藏米芾《天馬賦》今天被認為是米芾的偽作。礙於朋友情面而題跋，可見於王鐸《與楊之璋》：「郭熙河陽高手，此幅頗不愜弟意，恐是贋者也。荊浩魄力甚大，亦在然疑間。勉題數語，非中心之嗜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仿本，內容可信。

⑰ 王鐸，《山水畫軸》題跋，日本靜嘉堂藏。

⑱ 王鐸跋巨然《萬壑圖卷》，在另一首題詩中，他也強調：「巨僧呎毫天機深，荊浩、董源為師匠。」收入《書道全集》（日本：平凡社，1974），第21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機」，⑲ 夏圭師法范寬、李唐。⑳《乙瑛碑》「根矩宣王《石鼓》」，《尹宙碑》「篆法黎然」，張芝《冠軍帖》「羲、獻諸家草書本此」，米芾贋鼎之說不足為訓，㉑《晉唐小楷書》「皆本篆隸，不作近儇薄態」，沈傳師《柳州羅池廟碑》「本虞永興、柳誠懸、歐率更」。相比之下，陝刻張旭《千字文》乃贋品，㉒ 懷素《自敘》更不足觀，原因正在於二書裂萬毀繩，具有野氣。㉓ 在評定優劣時，王鐸也好談本原，如蘇軾「用顏魯公、徐浩，與晉法為遠」，便是下乘。㉔ 而米芾《吳江舟中詩》卷「深得《蘭亭》法，不規規摹擬」，《天馬賦》「變化於獻之、柳、虞」，趙孟頫《校定皇象本急就章》「根矩晉人，毫髮皆有本源」，才是值得珍視的書作。㉕

在近三十年的鑒定活動（同時也是學畫過程）中，王鐸建立起一套與董其昌南北宗論有所區別的畫史認知，荊浩、關仝、李唐、李成、范寬的博大奇古，始終是王鐸最為心儀的，他們也無疑是最具取法價值的。㉖ 在談到個人的學畫生涯時，他自稱少年時初學王維，仕宦之後則學范寬與關仝。㉗ 在另一則自畫山水小幅的題跋中，他說自己所學習的古代畫家有王維、董源、李唐、范寬、米芾、米友仁、高克恭、霍元鎮數家。㉘ 而在詠三弟藏畫的詩中，他自稱

---

⑲ 王鐸跋范寬《雪山蕭寺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⑳ 王鐸跋夏圭《山水圖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㉑ 王鐸，《臨閣帖卷》，見香港蘇富比2016年春拍，此作內容可信，真偽須進一步研究。

㉒ 王鐸，《擬張旭帖》，刻入《延香館帖》（明崇禎間刻石）。

㉓ 王鐸跋《懷素三帖》，收入啟功主編，《中國法帖全集》（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第14冊。

㉔ 王鐸，《與三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㉕ 對於本源的強調，不僅具有藝術史的意義，也是清初漢族文人的某種政治訴求，王鐸反思晚明的衰敗與亡國，乃法度淪喪所造成，他的鑒定活動也是亂後文化秩序的重建。在為曹溶鑒定朱熹書卷時，王鐸特別提到朱書「無有牾心，古質莊矜，有違世孤強之心」，而這正是痛定思痛時文化重建的目標。在這則題跋的最後，王鐸特地點明「亂後丙戌」。《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朱晦翁手卷》，頁449。

㉖ 王鐸題趙左《富春大嶺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㉗ 《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一，《作畫自題》，頁16a-17a。

㉘ 《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自畫山水小幅》，頁4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使荊浩、關仝、董源、范寬不死。[189] 在一件《山水畫扇》的款識中，他希望能將董源、關仝、黃公望、吳鎮合為一腕。[190] 從中我們不難發現，王鐸所篩選的大家與董其昌宣導的南宗正脈並不相同，[191] 他所推崇的許多宋元畫家，都不在南宗脈絡之中。

而董其昌將董源、巨然奉為山水畫的宗主，也不為王鐸所認可。在與戴明說的往來書信中，王鐸曾說：「荊浩軸氣象弘闊，無江南細弱態，江南未曾覩奇畫如陸探微、王維，所以沾沾董、巨，何足怪耶？」[192]（圖28）王鐸認為五代北宋以來，由繁而簡是一個大的趨勢，而董、巨到米芾是一個轉捩點，畫學的振興，須超越董、巨而上溯荊、關。因此，是否能夠呈現重巒疊嶂，成為王鐸判斷大家小家的重要依據，如王維《雪山行旅圖》「複嶫縣泉，咫尺勢有數百里」，在關仝《秋山晚翠圖》的跋文中，他寫道：荊、關、李、范大開闢，籠罩三極，而倪瓚一流，二樹一石一沙灘，便稱曰山水，豈可相提並論？（圖29）在為戴明說鑒定繪畫時，他也說：「昨畫筆性老幹，無俗氣，但峰巒淺易，了無丘壑，蘊藉安在乎？二中四下，非大手筆也。凡作畫，盡如斯了事，畫亦何難？」[193]（圖30）王鐸對於大幀所抱有的熱情，對重巒疊嶂所給予的青睞，都指向了宋畫的氣象。

如此一來，以董其昌為中心的松江派遭到王鐸的嚴厲譴責，就毫不奇怪。只要有機會，王鐸一定會嘲笑他們追隨倪瓚、黃公望，卻得其單薄瑣碎。[194]（圖31）在他的晚年，更毫不客氣表達對董氏書畫的輕視，1649年十月七日

[189] 《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詠三弟子陶鑵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幅》，頁6b-7b。

[190] 王鐸，《山水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91] 董其昌，《容台集》別集卷四，《題跋》，《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32冊，頁498。

[192] 王鐸，《與戴明說》，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193] 王鐸，《與戴明說》，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194] 《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一，《青岱左子畫》：「松江之派毋乃單薄，倪迂枯弱習成蹊徑。」頁10a-b；七古卷六，《三弟意偶不愜，與談山水畫遂以予作畫幀與弟》：「近人多擬公望圖，往往破碎拘毫素。」頁21a-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夜，王鐸在趙左《富春大嶺圖卷》上寫道：「過三弟齋，然燭觀僧珂雪山水卷及玄宰前輩一卷，俱不逮文度。聞文度為玄宰幕中客，床頭捉刀，強半趙氏手也。趙厚董薄，趙大董隘，求其自辟局勢，鴻蒙肇胎，落地結為五嶽，自成生面，佗細碎平巒淺陀皆兒孫輩，不堪雁行比肩，譬之此，小大晰然，豈爭一樹一壑之瑣瑣乎？玄宰小楷有晉遺意，草行大書，予不敢議矣。文度大幅未見，惟此圖，非華亭所能髣髴，豈但王與羊之謂乎？」[195]（圖32）如王鐸所言，趙左不過是董其昌的代筆人，但他認為董的成就遠遠不及趙，二者有薄與厚、隘與大之別，兩相比較，誰是大家、誰是小家一目了然。就書法而言，董只有小楷被認為有晉人遺意，草行大書，王以為皆不入格。對於董的這一評價，幾乎是王鐸曾經談論的同時書畫家中最低的，這些書畫家包括：張復、吳晃、周和甫、曹元甫、米萬鍾、邢侗、黃輝、張宏、趙左、張爾葆、陳洪綬、郭世元、左楨、李茂卿、趙澄、戴明說、樊圻等，其中的大多數今天並不為我們所熟悉。

前文引王鐸評畫有「二中四下」之語，此乃陰賊卦，陰盛於陽之意。在王鐸的心目中，文運與世運同升降，明代的積弱與亡國，詩文書畫元氣破碎、單薄嫩弱難辭其咎。在《詠三弟子陶鑨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幅》中，王鐸曾經說：「吾有山水癖，擇畫如擇人。」（圖33）[196] 和「觀畫如人」一樣，王鐸篩選古代的名畫亦將之當作「人」來對待，他所篩選的大家與他所指責的董其昌與松江派之間，氣象與格局適成鮮明的對比。在明末清初特殊的社會背景下，王鐸對畫史的篩選有著強烈的反思性與針對性，而這也成為他取代董其昌的占位策略。

[195]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關於王鐸與董其昌關係的研究，參見薛龍春，《分歧與動力：論王鐸與董其昌》，《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集刊》第二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頁57-118。

[196]《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頁6b-7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論

孟津王氏是明末清初的收藏重鎮之一，本文首先鉤沉王鐸的書畫碑帖收藏，但在明末動亂中，這些藏品幾乎喪失殆盡。他的兩位弟弟王鏞、王鑨，則乘著明清鼎革內府藏品大量流出，以及在江南做官的經歷，在順治初年建立起相當可觀的收藏。

入清後的王鐸更企望成為一位鑒定家而不是收藏家，除了為兩位弟弟的藏品鑒定題跋，清初北京的收藏家群體——如孫承澤、李元鼎、戴明說、宋權、王鵬沖等——亦無不仰賴王鐸的鑒定意見。可以說王鐸是那個時代除了董其昌之外，在古書畫上題跋最多的人。

然而，王鐸從來不在題跋中與前代或是當世的鑒定家作任何形式的對話，而是藉此機會不斷強調他的畫史認知與「大家」系統。雖然王鐸「觀畫如人」的鑒定方法與董其昌並沒有本質的差異，但二人所中意的「人」卻大不相同，王鐸不同意董其昌沾沾董源、巨然，尤其是將倪瓚、黃公望作為山水畫的實際宗主，而強調南宗所未包括的荊浩、關仝、李成、范寬等北宋畫家的重要地位。王鐸從事鑒定的目標，並非僅僅謀求對古物的發言權，而更希望這一發言權能轉換為對當日畫壇的影響力。這無疑是王鐸在當日書畫領域的占位策略之一。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一：孟津王氏收藏繪畫、碑帖目錄

1、張僧繇《山水頁》，王鐸藏，香港佳士得2009春拍《趙澄臨古畫冊》第三十三開
2、王維《雪山行旅圖》*，王鏞藏，王鐸1642、1646兩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3、王維《山水軸》，王鏞藏，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
4、王維《山水》，王鏞藏，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五《題二弟摩詰山水圖》
5、張志和《茅屋籬桂圖》，王鐸藏，香港佳士得2009春拍《趙澄臨古畫冊》第十一開
6、董源《山水卷》*，王鑨藏，王鑨印鑒，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7、董源《溪山雪霽圖卷》*，王鐸家族藏，兄弟三人印鑒，陳仁濤《金匱藏畫評釋》（香港：東南書局，1956）
8、董源《洞天山堂圖軸》*，王鏞藏，王鐸題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9、巨然《溪山蕭寺圖》*，王鏞藏，王鐸題跋，臺北藝珍堂藏
10、巨然《秋山圖軸》*，王鏞藏，王鏞、王鑨印鑒，王鐸鑒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1、巨然《茂林疊嶂圖》，王鑨藏，王鑨印鑒，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三十三
12、巨然《秋山問道圖軸》*，王鑨藏，王鐸印鑒，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3、巨然《山水》，王鑨藏，王鑨《大愚集》五律卷十八《得巨然山水自內府》
14、巨然《山水障子》，王鑨藏，王鑨《大愚集》五律卷十七《喜得巨然山水障子二首》
15、巨然《萬壑圖卷》*，王鑨藏，王鑨印鑒，王鐸鑒定題跋，日本藏，見《書道全集》第21冊
16、關仝畫作，王鑨藏，王鑨《紅藥壇》卷三《題家藏關仝、李成畫》
17、李成畫作，王鑨藏，王鑨《紅藥壇》卷三《題家藏關仝、李成畫》
18、李成《萬山積雪圖》，王鑨藏，王鑨《紅藥壇》卷五《李成萬山積雪圖》
19、李成畫作，王鑨藏，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詠三弟子陶鑨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幅》
20、李成《古木寒鴉圖》，王鏞藏，吳其貞《書畫記》卷三
21、李成《寒林圖》*，王鐸藏，王鐸題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2、李成《蜀山卷》，王鐸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李成蜀山卷》
23、范寬《山水》，王鏞藏，王鐸題跋，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一
24、范寬《溪山深秀圖》，王鏞藏，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卷六
25、范寬《雪景扇面》，王鐸家族藏，王鐸題記，安岐《墨緣匯觀》卷四
26、米芾《雲山圖軸》，王鏞、王鑨藏，王鑨、王鏞印鑒，王鐸題米海岳真跡，畢瀧《廣堪齋藏畫》
27、米芾《山水圖》，王鏞藏，王鐸跋，劉體仁《七頌堂識小錄》
28、米芾《雲山煙樹圖》*，王鏞藏，王鐸題跋，丁念先念聖樓舊藏
29、王詵《溪山逸興圖軸》*，王鏞藏，王鐸跋，潘正煒《聽帆樓書畫記》卷一，香港佳士得2006春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0、趙伯駒《山水圖》，王鐸藏，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八《題家藏趙千里山水圖》
31、趙令穰《雲山春靄》*，王鑨藏，王鑨印鑒，臺北故宮博物院《集古名繪冊》
32、郭熙畫作，王鐸藏，裴景福編《明清名人尺牘墨寶》卷一王鐸《與劉尚信札》
33、李唐畫幀，王鐸藏，《擬山園帖》卷四王鐸《題家藏李唐畫幀》
34、李唐《萬松金闕圖》，王鏞藏，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
35、李唐《山水障子》，王鏞藏，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五《題二弟仲和李唐山水障子》
36、夏圭《山水圖軸（雪山圖）》*，王鏞藏，王鏞印鑒，王鐸審定並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37、馬遠《松陰鼓琴圖》，王鏞藏，吳其貞《書畫記》卷三
38、劉松年《瀟湘圖》，王鏞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劉松年瀟湘圖》
39、馬和之《列子御風圖》，王鏞藏，吳其貞《書畫記》卷三
40、馬逵《春叢文蝶》團扇*，王鑨藏，王鑨印鑒，見《宋元集繪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41、姜夔《雪竹圖》，王鐸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姜堯章雪竹圖》
42、李安忠《野卉秋鶉》扇*，王鑨藏，王鑨印鑒，見《宋元集繪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43、宋佚名《溪山瑞雪圖軸》*，王鐸藏，王鐸鑒定印鑒，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44、宋人《江山靜釣圖卷》，王鑨藏，王鑨印鑒，李佐賢《書畫鑒影》卷四
45、元、宋人畫卷，王鑨藏，王鑨《大愚集》五律卷十八《題家藏元宋人畫卷》
46、高克恭《雲橫秀嶺圖》*，王鏞藏，王鐸題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47、趙雍《故實冊》，王鐸藏，王鐸題跋，孔尚任《孔尚任全集•享金簿》
48、高克恭畫作，王鏞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高房山畫》
49、王蒙畫作，王鑨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王蒙、黃公望畫》
50、王蒙《林泉清趣圖》*，王鐸藏，王鐸鑒定題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51-54、黃公望山水四幀，王鐸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王蒙、黃公望畫》
55、黃公望《山水圖》，王鏞藏，吳其貞《書畫記》卷三
56、黃公望《山水障子》，王鑨藏，王鑨《大愚集》五言排律卷十一《題黃大癡山水障子》
57、黃公望畫作，王鑨藏，王鑨《大愚集》五律卷十四《家藏黃公望畫》
58、黃公望畫作，王鑨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王蒙、黃公望畫》
59-60、黃公望、吳鎮畫作，王鑨藏，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詠三弟子陶鑨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幅》
61、吳鎮《漁父圖軸》*，王鏞藏，王鐸題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62、吳鎮《墨竹》，王無咎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無咎收吳仲圭墨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3、錢選《幽居圖》*，王鑨藏，王鑨印鑒，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64、盛懋《觀濤圖》，王鐸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觀濤圖》
65、張翥《山水圖》，王鐸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張翥山水圖》
66、朱瞻基《萬年松圖卷》*，王鐸藏，王鐸印鑒，遼寧省博物館藏
67、商喜《山樓賞雪圖軸》，王鐸藏，王鐸印鑒，李佐賢《書畫鑒影》卷二十一
68、周臣《洞庭山水圖卷》，王鏞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周臣畫卷》
69、沈周畫作，王鑨藏，王鐸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石田畫》
70、沈周畫作，王鑨藏，王鐸《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詠三弟子陶鑨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幅》
71、唐寅《摹古圖冊》*，王鏞藏，王鏞印鑒，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72、仇英《列女圖卷》*，王鐸藏，王鐸印鑒，南京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藏
73、傳仇英《雪景山水圖》*，王鑨藏，王鑨印鑒，山西博物院藏
74、陸治《染水花卉卷》，王鐸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陸包山染水花卉卷》
75、張宏《仿古冊》，王鐸藏，梁章 《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收王鐸《張君度仿古冊》
76、張復《大幅山圖》，王鐸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張元春大幅山圖》
77、張復《山水圖》，王鐸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鐸《與王鑨札》
78、趙左《富春大嶺圖卷》*，王鑨藏，王鐸題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79、董其昌《贈珂雪畫卷》*，王鑨藏，王鐸題跋，上海博物館藏
80、珂雪《山水卷》，王鑨藏，王鐸跋趙左《富春大嶺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81、莫是龍《山水》*，王鐸藏，王鐸題跋，Otaku Shu [Chinese Calligraphy Guide no.53:Wang Duo](Tokyo: Nigensha, 1989)
82、莫是龍《山水》，王鐸藏，天津圖書館藏《擬山園初集》（黃居中鈔本）七言古詩《莫雲卿廷韓山水，大索弗得，得自吳騫叔，筆墨脫化，玩而不盡，掛之壁，與同寢臥，喜有是歌》
83、漢《乙瑛碑》（拓本）*，王鐸藏，王鐸題跋，中國嘉德2014秋拍
84、漢《孔羡碑》（拓本），王鐸藏，王鐸題簽並跋，梁章矩《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
85、漢《禮器碑》（拓本）*，王鐸藏，王鐸印鑒，安思遠舊藏
86、《集王聖教序》（宋拓）*，王鏞藏，王鏞印鑒，日本三井文庫藏
87、《集王聖教序》（宋拓），王鏞藏，王鐸題跋，張廷濟《清儀閣題跋》
88、《集王聖教序》（宋拓），王鐸藏，王澍《竹雲題跋》
89、《集王聖教序》（宋拓）*，王鐸藏，王鐸《跋聖教序》，日本藤井有鄰館藏
90、智永《千字文》（宋拓）*，王鏞藏，王鐸題簽，何紹基《何蝯叟日記抄》，《歐齋墨緣：故宮藏蕭山朱氏碑帖特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收入
91、褚遂良摹《蘭亭序》（宋拓）*，王鐸藏，王鐸印鑒，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92、李邕《東林寺碑》（拓本），王鐸藏，《明清名人尺牘墨寶》卷一王鐸《與劉尚信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93、顏真卿《多寶塔碑》(拓本),王鐸藏,《明清名人尺牘墨寶》卷一王鐸《與劉尚信札》
94、張從申《茅山玄靜碑》(拓本)*,王鐸藏,王鐸題簽,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95、《淳化閣帖》(宋拓),王鑨藏,王鑨《大愚集》五律卷十三《祖搨淳化帖》
96、《淳化閣帖》六-十卷(宋拓),王鐸藏,王鐸印鑒,王文治《快雨堂題跋》
97、《淳化閣帖》(宋拓八冊),王鐸藏,王鐸《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淳化帖》
說明:打*號者今傳世,題詩、題跋與傳世者或有重疊,不遑細辨。本文所關心的並非王鐸鑒定的失誤問題,故對於系名中存疑者一概不加(傳)字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二：王鐸鑒定、題跋（詩）表

天啟四年，1624

題盛茂燁畫作（《擬山園初集》六古卷一）。

天啟五年，1625

跋張復《山圖二幀》(《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張元春大幅山圖》）。

題吳晃畫（吳氏贈畫，《擬山園初集》七古卷一《贈吳仙臺　仙臺筆跡鑄格法中，於宋元藍本外脫胎換骨，故峰巒泉口，煙汀雲腳，與造化爭。人行不動勢若來，似真山死、畫山活也。今年乙丑，大索始得。昔林子來題文與可‘能傳萬里在尺素，揮灑秋毫卷秋雨’，余雖乏林句，仙臺可謂我為沒骨詩乎》）。

題莫是龍山水畫（《擬山園初集》明黃居中抄本收七言古詩《莫雲卿廷韓山水，大索弗得，得自吳騫叔，筆墨脫化，玩而不盡，掛之壁，與同寢臥，喜有是歌》)。

題趙孟頫畫馬（范良彥藏，《擬山園初集》明黃居中抄本收七言古詩《過范濟略齋，出子昂畫馬軸，命題即書》)。

題周和甫山水畫（周氏贈畫，《擬山園初集》明黃居中抄本收七言古詩《贈東吳周和甫》)。

天啟六年，1626

題王六瑞藏曹元甫畫（《王覺斯詩》殘本五律卷三《題王六瑞藏宜興曹元甫畫》二首)。

崇禎三年，1630

題宋之普藏《絳帖》、《聖教序》(《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

題董其昌山水畫（《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題玄宰山水卷》)。

崇禎四年，1631

跋米萬鍾書卷（《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米仲詔卷》)。

崇禎六年，1633

跋張翥山水（姚希孟贈畫，《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張翥山水圖》)。

跋姜夔《雪竹》(袁樞贈畫，《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姜堯章雪竹圖》)。

題米芾書（為袁樞，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鐸《與袁樞札》)。

跋趙孟頫《玄洲十詠》(李敬廷摹勒《平遠山房法帖》)。

崇禎七年，1634

題馮可賓畫石（*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董其昌的世紀》，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1992)。

跋顏真卿《爭坐位帖》(為宋權，日本藤井有鄰館藏)。

題張復山水障子（宋權藏，《擬山園初集》七古卷一《春山歌 玄平藏張復山水障子，峭險隱固，而氣動體妍，潤色瑩然。雨後青嵐欲飛欲滴。復，無錫人也，胸中元化，墨際丘壑，即唐宋亦不多得，三百年一人而已。沈石田、謝時臣、唐伯虎、陸包山諸人，猶是笨伯耳。借懸予室，愛而寢臥其下，忘其飲食，殆不知其為畫也。夫畫是何物，而令人若此，神哉，吾不得名之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崇禎九年，1636

跋盛懋《觀濤圖》(得自劉榮嗣之僕，《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

題趙雍《故實冊》(家藏，孔尚任《享金簿》)。

崇禎十年，1637

跋孫謀《華嚴經》(《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

題張爾葆《清流美蔭》軸（北京翰海2002春拍)。

崇禎十一年，1638

題張宏、趙左山水圖（《擬山園初集》五古卷七《看張宏、趙左山水圖》)。

跋張復《山水扇》(《海外珍藏王鐸墨蹟賞鑒》)。

跋《肅府本淳化閣帖》(《書道藝術》第九卷）。

題《華陰本西嶽華山廟碑》(為郭宗昌，北京故宮博物院)。

題蘇軾書杜牧《阿房宮賦》(《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

崇禎十二年，1639

跋《松談閣印史》(為郭宗昌，上海楓江書屋藏)。

跋戴明說畫作（《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岩犖詩畫》)。

題張宏《仿古冊頁》(家藏，《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

崇禎十三年，1640

詠陳淳花卉、奇石五條幅（為袁樞，《擬山園初集》七古卷四《詠袁伯應藏陳道復芙蓉牡丹玫瑰奇石障子五幅》)。

題董源大幅山水（為薛所蘊，《擬山園初集》七古卷五《題薛行塢董源大幅山水》)。

跋倪瓚《六君子圖》軸（為孫承澤，上海博物館藏）。

題宋杜衍《仙山樓閣圖》軸（為袁樞，李佐賢《書畫鑒影》卷十九）。

跋米芾帖（為劉光暘，《翰香館法書》卷七)。

跋宋拓《聖教序》(為黃培，日本三井文庫藏，見《三井紀念美術館 品圖錄》)。

崇禎十四年，1641

題蘇軾《劉海蟾》拓片（美國斯賓塞美術館)。

題《陶隱居圖》(為楊之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與楊之璋札》)。

題荊浩、李唐山水（為楊之璋，《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七《觀荊岫荊浩、李唐山水障子》)。

鑒定郭熙畫、荊浩畫，皆偽作（為楊之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與楊之璋札》)。

題楊之緯畫馬圖、山水圖（《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律卷二《題荊田畫馬圖》、七律卷三《題荊田山水畫》)。

鑒定沈周畫作（為史應選，《書道藝術》第九卷收王鐸《與史應選札》)。

鑒定沈周畫作（為史應聘，《昭代名人尺牘》收王鐸《與史應聘札》)。

鑒定古畫三件（王鐸《與人札》，北京故宮博物院)。

跋《爭坐位帖》(為楊挺生，《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

跋《聖教序》(為劉光暘翻刻黃六治藏本，《清儀閣題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崇禎十六年，1643

跋《聖教序》（中國嘉德2010年春拍古籍專場）。

題董其昌書卷（《詩的》湖廣卷一收陶汝鼐《吳門莫春與吳既閑、劉杜三邀孟津王覺斯大宗伯小酌玉泓堂，燭下為予跋董華亭手書贈卷，復有作和韻》）。

跋巨然《層巒叢樹》軸（為袁樞，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約此際，跋董源《瀟湘圖》、吳鎮《畫竹》卷（為袁樞，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題《閻立本畫虞世南書》（為韓逢禧，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跋顧愷之《洛神賦圖》（為袁樞，遼寧省博物館藏）。

跋米芾《吳江舟中詩》卷（為郭士標，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題郭世元《松芝圖》（為張縉彥，《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二《漱六為松芝圖，予作長歌介坦公》）。

題米芾山水（為郭士標，《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八《題公隆所藏米元章山水畫》）。

題《漢乙瑛碑拓本》（中國嘉德2014秋拍）。

題左楨畫（《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一《青岱左子畫》）。

崇禎十七年，1644

跋陳獻章書《秋興卷》（為陳鑒，《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

跋宋《澄清堂帖》（為高弘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題明拓《尹宙碑》（為葉崙，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題沈周《蜀葵圖》卷（為馮可宗，《藝林月刊》第三十三期）。

跋《宋拓聖教序》（為高弘圖，《寓意錄》）。

跋沈傳師《柳州羅池廟碑》（日本三井文庫藏）。

弘光元年，1645

題《聖教序》拓本（戴明說，北京故宮博物院）。

題楊文驄畫壁（《帶經堂集》卷九十二《跋楊龍友畫》）。

題杜瓊《南村別墅圖》（為楊文驄，上海博物館藏）。

跋《聖教序》拓本（為錢謙益，北京保利2014年春拍）。

跋《戲魚堂帖》、《晉唐小楷書》（為錢謙益，《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

跋李成《寒林圖》軸（與孫承澤交易，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得李成《蜀山圖》（家藏，《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李成蜀山卷》、《擬山園選集》詩集七絕卷三《見李成蜀中山水卷懷友》）。

清順治三年，1646

跋《小楷帖》（為張文光，《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

跋米友仁《自敘帖》卷（為張文光，《敏求精舍四十周年紀念展》，跋即《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米友仁帖》）。

約此際，跋張僧繇《夜月觀泉圖軸》（為戴明說，臺北故宮博物院）。

跋高克恭《雲橫秀嶺圖》（為王鏞，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跋即《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高彥敬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跋高克恭畫（為王鏞，《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高房山畫》）。
題劉松年《瀟湘圖》（為王鏞，《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
跋米芾《山水圖》（為王鏞，《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
跋周臣《畫卷》（為王鏞，《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
跋黃庭堅《為張大同書韓愈贈孟郊序後記》卷（為曹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附屬美術館藏）。
題夏圭《長夏江寺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題米芾《雲山煙樹圖》（為王鏞，丁念先念聖樓舊藏）。
題吳鎮《漁父圖》（為王鏞，北京故宮博物院）。
題《邢侗尺牘》（為張文光，私人藏）。
題王維《雪山行旅圖》軸（為王鏞，北京故宮博物院）。
題巨然《溪山蕭寺圖》軸（為王鏞，臺北藝珍堂藏）。
題荊浩畫（為季之駿，《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五十七《與千里》）。
題李唐山水障子（為王鏞，《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五《題二弟仲和李唐山水障子》）。
題王維《山水圖》（為王鏞，《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五《題二弟摩詰山水圖》）。
鑒定宋拓《聖教序》（為王鏞，張廷濟《清儀閣題跋》）。
題智永《千字文》拓本（為王鏞，《歐齋墨緣：故宮藏蕭山朱氏碑帖特集》）。
鑒定夏圭《山水圖軸 又名雪山圖》（為王鏞，臺北故宮博物院）。
跋米芾《行書天馬賦》（為孫承澤，遼寧省博物館藏）。
觀吳道子《佛像》（為孫承澤，《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吳道子佛像》）。
審定歐陽修、蘇軾墨蹟（為孫承澤，《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北海孫奉常藏歐陽修蘇東坡墨蹟》）。
約此時，題《松桂堂米帖》（為孫承澤，《中國法帖全集》第十二冊）。
約此時，觀張旭《自言帖》（為孫承澤 臺北故宮博物院）。
跋米芾《天衣禪師碑真跡》（為龔鼎孳，《中華藝術大觀》第四冊，跋即《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米元章告夢帖》）。
跋董源《洞天山堂圖》（為王鏞，臺北故宮博物院）。
題范寬《溪山深秀圖》（為王鏞，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一）。
題山水畫（為李元鼎，《擬山園選集》詩集四古卷一《言興，題李梅公山水畫》二首）。
約此際，鑒定米芾《韓馬帖》（為李元鼎，北京故宮博物院）。
跋沈周畫作（為張明弼，見紐約佳士得1992拍賣）。
跋李成《小寒林圖》（為張學曾，遼寧省博物館）。
跋五代佚名《閘口盤車圖》（為曹溶，上海博物館）。
跋朱熹《手卷》（為曹溶，《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朱晦翁手卷》）。
跋陸治染水花卉卷（家藏，《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陸包山染水花卉卷》）。
題褚遂良臨《蘭亭序》（為李化熙，《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五弦少司空褚臨蘭亭墨蹟》）。
本年與戴明說書札往還，鑒定《蘭亭續帖》、《英光堂帖》、紹興米帖、王羲之帖、荊浩、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米友仁、高克恭、趙孟頫諸人畫（王鐸《與戴明說札》，北京故宮藏、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擬山園帖》）。

順治四年，1647

跋趙孟頫《洛神賦》（北京故宮博物院）。

鑒定並題范寬《雪山樓觀圖》（《墨緣匯觀》卷四）。

題趙澄仿范寬《雪巖竹居圖》（家藏，四川大學）。

審定米友仁《雲山圖》卷（為曹爾素，美國克里夫蘭美術館）。

跋宋拓《聖教序》（家藏，日本藤井有鄰館）。

跋《懷素三帖》（為岳映斗，《中國法帖全集》第十六冊）。

題戴明說為謝啟光作山水軸（葉恭綽舊藏）。

題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為王鑨，《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詠三弟子陶鑨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幅》）。

題《淳化閣帖》簽條（為孫承澤，上海博物館）。

跋趙孟頫《詹儀之告身勅諭二道一冊》（為李若琳，《石渠寶笈》卷二十八）。

順治五年，1648

再題趙孟頫《洛神賦》卷（北京故宮博物院）。

鑒定北宋《翟院深夏山圖》（《岳雪樓書畫錄》卷二）。

跋蘇軾書（《翰香館法書》卷六）。

順治六年，1649

跋董其昌畫卷（為王鑨，上海博物館）。

跋趙左《富春大嶺圖卷》（為王鑨，北京故宮博物院）。

再跋李成《寒林圖》（家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題范寬《雪山蕭寺圖》（為宋權，臺北故宮博物院）。

題燕文貴《溪山行旅圖》（為王鵬沖，《江村銷夏錄》卷二）。

題燕文貴《匡廬清曉圖》（為王鵬沖，《墨緣匯觀》卷三）。

跋《長垣本華山廟碑》（為王鵬沖，東京上野書道博物館）。

跋米芾帖（劉光暘藏，《翰香館法書》卷七）。

跋顧愷之《列女傳圖》（為王鵬沖，北京故宮博物院）。

題米友仁《溪山無盡圖》（為王鵬沖，美國克里夫蘭美術館）。

題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為王鵬沖，北京故宮博物院）。

題陸治《藤花》卷（為陳名夏，《石雲居文集》卷四《吏部藤花卷記》）。

題范寬《雪山圖》團扇（為黨崇雅，《三邕翠墨箋題跋》卷三，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

跋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為王鵬沖，遼寧省博物館）。

再跋燕文貴《匡廬清曉圖》（為王鵬沖，《墨緣匯觀》卷三）。

題李太白書（為劉光暘，《翰香館法書》卷五）。

跋《信行禪師碑》拓本（為王鵬沖，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

跋關仝《關山行旅圖》（為王鵬沖，臺北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宋迪《秋山圖》卷（為孫承澤，《書畫鑒影》卷二）。
跋關仝《秋山晚翠圖》軸（家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順治七年，1650

跋巨然《萬壑圖》卷（為王鑨，《書道全集》第21冊）。
題王羲之墨蹟（為宋權，《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六《宋商丘公出羲之墨蹟感懷貽三十二字》）。
閱周亮工所攜《櫟園畫冊》，題樊圻山水（《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樑（櫟）園冊》、《讀畫錄》卷三）。
跋米友仁《雲山圖》卷（為曹爾素，美國克里夫蘭美術館）。
約此年，《聖教序》拓本題簽（為張煊，日本珂羅版印本）。
跋文征明小楷《岳陽樓記》（為劉光暘，《翰香館法書》卷九）。
跋董其昌書冊（中國嘉德2009秋拍）。
題燕文貴《江村圖》團扇（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題馬遠《觀瀑圖》團扇（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跋王蒙、黃公望、沈周畫作（為王鑨，《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王蒙、黃公望畫》、《題石田畫》、《又》）。

順治八年，1651

題王詵《溪山逸興圖》（為王鏞，香港佳士得2006春拍）。
鑒定關仝、荊浩、沈石田仿黃子久畫作（為王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鐸《與王鑨札》）。
題黃公望三丈長卷（為莊冏生，《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黃子久畫》）。
題閻立本《西國貢獻圖》（為莊冏生，《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玉驄藏閻立本西國貢獻圖》，臺北故宮博物院）。
題莊 生畫作（《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玉驄畫》）。
題岳飛手札（為岳映斗，泰州海陵岳王廟出土）。
題李唐畫幀（家藏，《擬山園帖》卷四《題家藏李唐畫幀》）。
跋無心上人《羅漢圖》卷（遼寧省旅順博物館）。

附：無紀年

跋《爭座位帖》（《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顏魯公爭坐位帖》）。
題李白帖（《翰香館法書》卷五李白《愛酒詩》）。
跋《定武五字不損蘭亭卷》（《墨緣匯觀》卷二）。
詠關仝畫（《擬山園選集》詩集五律卷二十二《詠關仝畫》）。
題范寬畫（《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跋范寬山水》）。
題范寬畫（《三邕翠墨箋題跋》卷三）。
題馬麟《寒梅凍雀圖軸》（《虛齋名畫錄》卷七）。
跋宋迪《鞏洛小景圖卷》（《書畫鑒影》卷二）。
題趙孟頫山水畫（《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十二《題子昂山水歌》）。
觀趙孟頫小楷卷（為陳名夏藏，見《石渠寶笈》卷二十八趙孟俯《詹儀之誥身勅諭二道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冊》)。
跋趙孟頫《急就章》(《雪橋詩話續集》卷一)。
跋趙孟頫畫(《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跋趙吳興畫》)。
跋倪雲林《山水畫》(《石渠隨筆》)。
題吳鎮畫(《中國古今書畫真偽圖鑒》)。
題黃公望《平遠山水卷》(《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八《題黃子久平遠山水卷》)。
題沈周畫(《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沈啟南水墨卷》)。
跋陳淳《百花圖卷》(曹鎮《石鼓硯齋所藏書畫錄》卷一)。
跋黃希憲《江村圖卷》(《石渠寶笈》卷三十四)。
題張宏畫(《擬山園選集》詩集七絕卷二《題張宏畫》)。
題莫是龍《山水冊》(《十百齋書畫錄》)。
題董其昌《七言律詩一冊》(《石渠寶笈》卷三)。
題董其昌畫軸(為黃培，中國嘉德2002秋拍)。
題董其昌畫卷(《三邕翠墨簃題跋》)。
題陳洪綬《水滸人物》(孔尚任《享金簿》)。
題孫承澤藏畫(《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北海畫》)。
題戴明說畫作(《四思堂文集》卷七《瞻戴岩榮畫，上有王覺斯年伯題語》)。
題戴明說畫作(《圭美堂集》卷一《蔡絜齋水部於慈仁廟市購得戴滄州畫竹，卷前後有王孟津題識，重裝索題》)。
題龔鼎孳藏畫(《擬山園選集》文集卷三十九《題孝升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丁耀亢
《丁野鶴先生遺稿六種》，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孔廣陶
《岳雪樓書畫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王士禎
《池北偶談》，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
《帶經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王時敏
《王奉常書畫題跋》，《中國書畫全書》，第7冊。
王無咎編
《擬山園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王猷定
《四照堂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7冊。
王澍
《竹雲題跋》，《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1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王鐸
《王鐸詩稿》，劉世英、何留根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5。
《與戴明說札冊》，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藏。
《擬山園初集》，天津圖書館藏明黃居中抄本。
《擬山園初集》，河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擬山園選集》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11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
《擬山園選集》詩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年王鏞王鑨刻七十五卷本。
王鐸書札墨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王鐸、王鑨、王無咎等
《孟津詩》，周亮工、趙賓選編，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年王允明刻本。
王鑨
《大愚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第2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紅藥壇》，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年王鑨自刻本。
安岐
《墨緣匯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吳其貞
《書畫記》，《中國書畫全書》，第8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修纂集
《昭代名人尺牘》，杭州：西泠印社，1908。
宋犖等編
《商丘宋氏家乘》，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
宋權
《白華堂集》，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
李元鼎
《石園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6冊。
李化熙纂
《二十帖》，清順治間刻石。
李佐賢
《書畫鑒影》，《續修四庫全書》，第1086冊。
李清
《三垣筆記》，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李寶恂
《三邕翠墨簃題跋》，清義州李氏叢刻本。
李鶴年纂
《敬和堂藏帖》，清同治十年刻石。
周亮工
《讀畫錄》，《續修四庫全書》，第1065冊。
冒襄
《同人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8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姜紹書
《韻石齋筆談》，《叢書集成新編》，第5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倪蘇門
《書法論》，收入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孫承澤
《庚子銷夏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6冊。
徐用錫
《圭美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7冊。
徐振貴注評
《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濟南：齊魯書社，2004。
徐嘉
《小腆紀年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
翁方綱
《復初齋詩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蘇齋題跋》,《續修四庫全書》, 第1068冊。

高士奇

《江村銷夏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張文光

《斗齋詩選》,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張文炫原本，宋琮、王元烜增修

《（康熙）長垣縣誌》, 收入《故宮珍本叢刊》, 第128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張鳳翔

《贈太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文安公墓表》, 抄本，洛陽理工學院扈耕田先生提供。

張縉彥

《依水園文集》, 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曹溶

《寓言集》, 收入聶先編《百名家詞鈔》, 清康熙綠蔭堂刻本。

《靜惕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 第45冊。

郭都賢

《些庵詩鈔》, 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

陳名夏

《石雲居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 第16冊。

陶煜、張璨輯

《詩的》,《四庫禁毀書叢刊》, 集部第156冊。

陸時化

《吳越所見書畫錄》,《續修四庫全書》, 第1068冊。

傅維鱗

《四思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第214冊。

彭而述

《讀史亭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第200冊。

楊嗣修纂

《延香館帖》, 明崇禎間刻石。

楊賓

《大瓢偶筆》,《中國書畫全書》, 第8冊。

楊鐘羲輯

《雪橋詩話》三集，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75。

董其昌

《容台集》,《四庫禁毀書叢刊》, 集部第3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容台集》, 影明末葉有聲刻本，臺北：中央圖書館，19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熊文舉
《雪堂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12冊。
《雪堂先生集選》,《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33冊。
裴景福等藏
《明清名人尺牘墨寶》第一冊，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9輯第151冊，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2。
劉體仁
《七頌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53冊。
潘正煒
《聽帆樓書畫記》、《聽帆樓續刻書畫記》,《中國書畫全書》，第11冊。
鄧漢儀
《慎墨堂全集（不分卷）》，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戴明說
《定園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第1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定園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繆曰藻
《寓意錄》,《中國書畫全書》，第8冊。
薛所蘊
《桴庵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7冊。
《澹友軒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7冊。
韓國鈞藏、譚少雲編
《止叟珍藏孟津墨蹟上冊》，上海：華商書局，1931。
龐元濟
《虛齋名畫錄》，清宣統元年刻本。
顧復
《平生壯觀》，見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4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近人論著

三井記念美術館
2005 《聽氷閣舊蔵碑拓名帖撰》，東京：三井文庫。
Mitsui Memorial Museum
2005 *Tingbingge Jiucang beita mitie Zhuan Teihyōkaku kyūzō hitaku meijōsen* (Calligraphy Model Books and Rubbings from the Teihyōkaku Collection), Tokyo: Mitsui Bunko.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0 《明清名家書法大成》，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Mingqing Mingjia Shufa Dacheng* (Collected Works of Noted Calligrapher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下中邦彦
1974《書道全集》，東京：平凡社。
Shimonaka, Kunihiko
1974 *Shudao Quanji Shodō Zenshū* (Complete Works of Calligraphy), Tokyo: Heibonsha.
于大成
1982《中華藝術大觀》，北京：新夏出版社。
Yu, Da-cheng
1982 *Zhonghua Yishu Daguan* (Survey of Chinese Art), Beijing: Xinxia Press.
中田勇次郎
1971《書道藝術》，東京：中央公論社。
Nakata, Yūjirō
1971 *Shudao Yishu Shodō Geijutsu* (The Art of Calligraphy), Tokyo: Chūōkōronsha.
尹吉男
1993〈古畫鑒定學中的時代風格與時代標型——中國書畫鑒定學研讀札記之一〉，《美術研究》，第2期，頁26-28。
Yin, Ji-nan
1993 "Guhua Jiandingxue zhong de shidai fengge yu shidai biaoxing (Period Style and Typology in Connoisseurship of Ancient Paintings: Notes on Studying Chinese Art Connoisseurship 1)," *Art Research Arch*, no. 2, pp. 26-28.
何惠鑒
1992《董其昌的世紀》，堪薩斯：納爾遜-艾特金斯大美術館。
Wai-Kam Ho
1992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Kansas: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李鋼、趙寶琴
1999《歷代名家書法精品——翰香館法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Li, Gang, and Bao-qin Zhao
1999 *Lidai Mingjia Shufa Jingpin:Hanxiangguan Fashu* (Selected Works of Calligraphy through the Ages: Calligraphy from the Hanxiang Studio),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村上三島
1992《王鐸の書法》，東京：二玄社。
Murakami, Santō
1992 *Ō Taku no shohō* (The Calligraphy of Wang Duo), Tokyo: Nigensh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宮博物院
2014《歐齋墨緣：故宮藏蕭山朱氏碑帖特集》，北京：故宮出版社。
The Palace Museum
2014 *Ink Serendipity of the Ou Studio: The Rubbing Collection of the Epigraphist Zhu Yi'an*, Beijing: Palace Museum Press.
啟功
2002《中國法帖全集》，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
Qi, Gong
2002 *Zhongguo Fatie Quanji*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Model Books), Wuhan: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3《故宮藏畫大系》，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993 *A Panorama of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敏求精舍
2001《敏求精舍四十週年紀念展》，香港：香港藝術館。
Min Chiu Society
2001 *In Pursuit of Antiquities; 4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of the Min Chiu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章暉、白謙慎
2014〈清初父子收藏家張若麒和張應甲〉，《新美術》，第8期，頁37-48。
Zhang, Hui, and Qian-shen Bai
2014 "Qingchu fuzi shoucangjia Zhang Ruoqi he Zhang Yingjia (Early-Qing Art Collectors Zhang Ruoqi and Zhang Yingjia),"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 no. 8, pp. 37-48.
傅申撰、陳瑩芳譯
1991〈王鐸及清初北方鑒藏家〉，《朵雲》，第1期，頁73-86。
Fu, Shen; Chen, Ying-fang, trans.
1991 "Wang Duo ji qingchu beifang jiancangjia (Wang Duo and Early-Qing Northern Connoisseurs)," *Art Clouds: Quarterly of Chinese Painting Study*, no. 1, pp. 73-86.
楊仁愷
1996《中國古今書畫真偽圖鑒》，瀋陽：遼寧畫報出版社。
Yang, Ren-kai
1996 *Genuine and Fake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Chinese every Dynastie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Shenyang: Liaoni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薛龍春
2015 〈分歧與動力：論王鐸與董其昌〉,《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 第二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頁254-315。
Xue, Long-chun
2015 "Diversity and Drive: On Wang Duo and Dong Qichang," *Zhejia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2,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pp. 254-3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王鐸跋王鏞藏王維《雪山行旅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　王鐸跋家藏李成《寒林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3　仇英《列女傳》長卷上的王鐸藏印「癡庵」，南京大學博物館藏
圖4　王鐸題《乙瑛碑》拓本，中國嘉德2014年秋拍
圖5　王鐸題王鏞藏王維《雪山行旅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6　王鐸跋王鏞藏董源《洞天山堂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巨然，《秋山問道圖》有王鑨藏印「孟津王鑨世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8　王鐸題王鑨藏巨然《萬壑圖卷》，見《書道全集》第21冊
圖9　王鐸，《與袁樞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王鐸題黃培藏宋拓《聖教序》，日本三井文庫藏
圖11　王鐸跋郭宗昌《松談閣印史》，上海楓江書屋藏
圖12　王鐸，《與張縉彥札》，《敬和堂藏帖》（清同治十年李鶴年刻本）卷六
圖13　王鐸跋錢謙益藏宋拓《聖教序》，北京保利2014年春拍
圖14　王鐸題袁樞藏顧愷之《洛神賦圖》，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15　王鐸跋孫承澤藏米芾小字《天馬賦》，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16　王鐸跋張文光藏米友仁《自敘帖》，見《敏求精舍四十周年紀念展》
圖17　王鐸跋曹溶藏五代佚名《閘口盤車圖》，上海博物館藏
圖18　王鐸，《與戴明說札》，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圖19　王鐸題宋權藏范寬《雪山蕭寺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王鐸題王鵬沖藏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王鐸，《與王鑨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王鐸，《與友人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王鐸，《與戴明說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刻入《擬山園帖》卷一
圖24　王鐸，《與史應選札》，見《擬山園詩稿不分卷》，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圖25　王鐸，《與戴明說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6　王鐸，《與王鑨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王鐸，《與戴明說札》，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圖28　王鐸，《與戴明說札》，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圖29　王鐸題關仝《秋山晚翠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30　王鐸，《與戴明說札》，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漏行據《擬山園帖》卷八補
圖31　王鐸，《與戴明說札》，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圖32　王鐸跋王鑨藏趙左《富春大嶺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33　王鐸，《詠三弟子陶鑨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幅》詩，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年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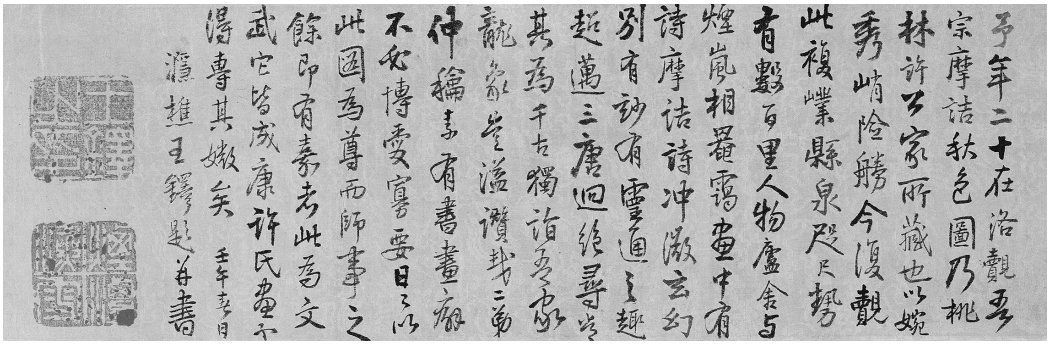


圖1　王鐸跋王鏞藏王維《雪山行旅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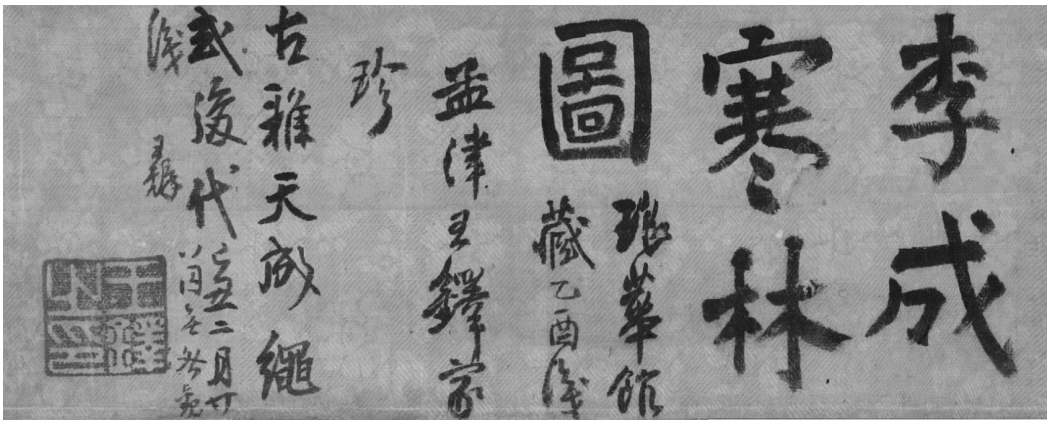


圖2　王鐸跋家藏李成《寒林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3　仇英《列女傳》長卷上的王鐸藏印「癡庵」　南京大學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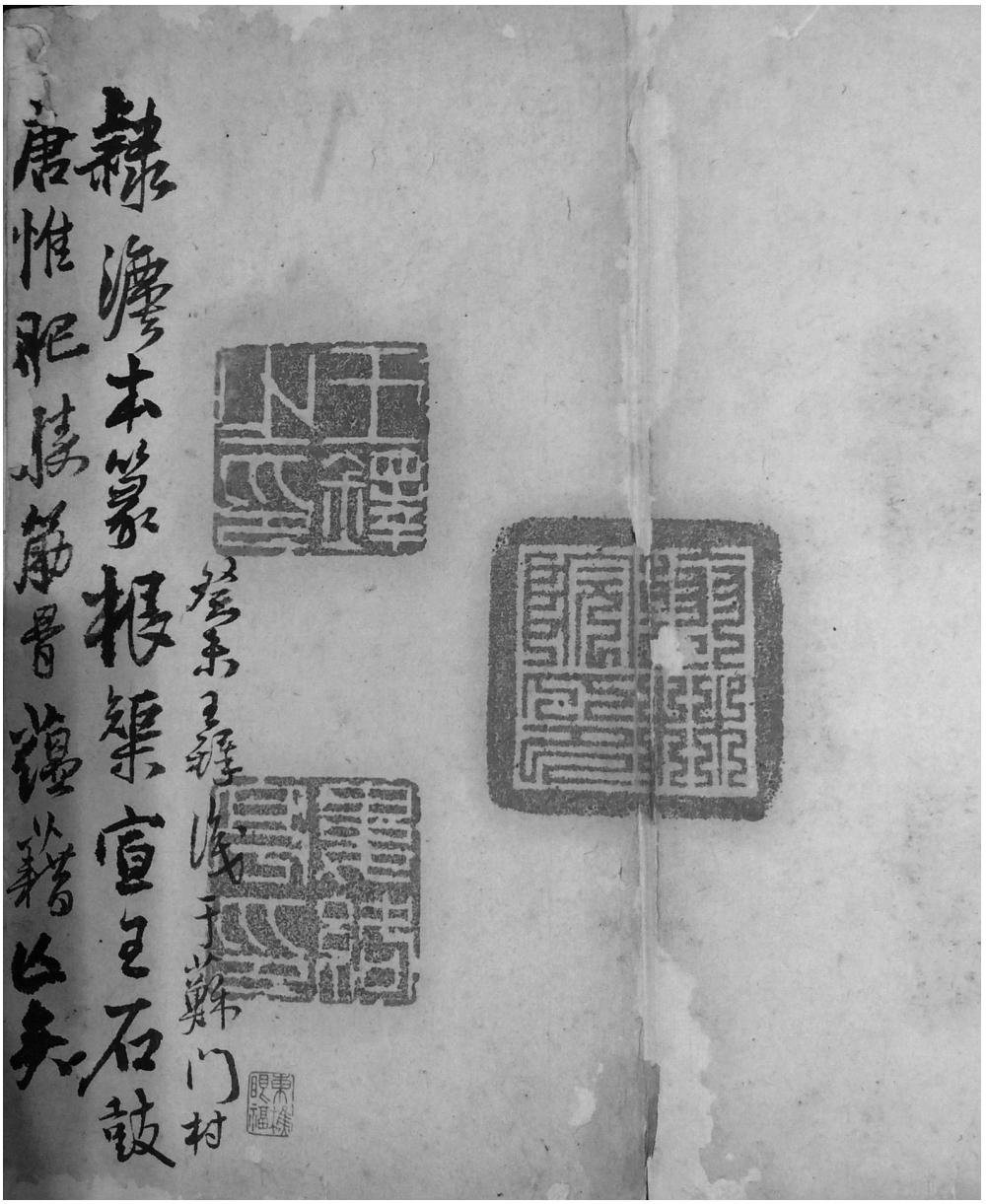


圖4　王鐸題《乙瑛碑》拓本　中國嘉德2014年秋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　王鐸題王鏞藏王維《雪山行旅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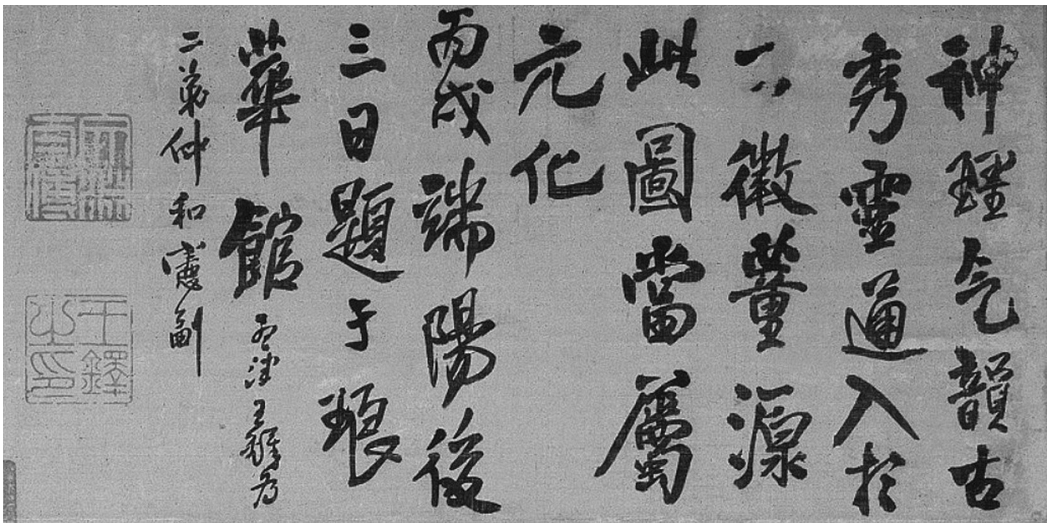


圖6　王鐸跋王鏞藏董源《洞天山堂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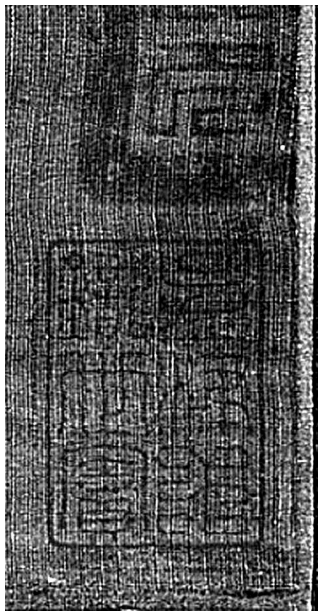


圖7　巨然　《秋山問道圖》有王鑨藏印「孟津王鑨世寶」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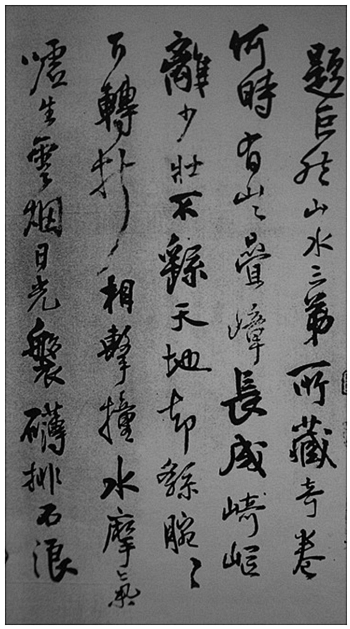


圖8　王鐸題王鑨藏巨然《萬壑圖卷》　見《書道全集》第21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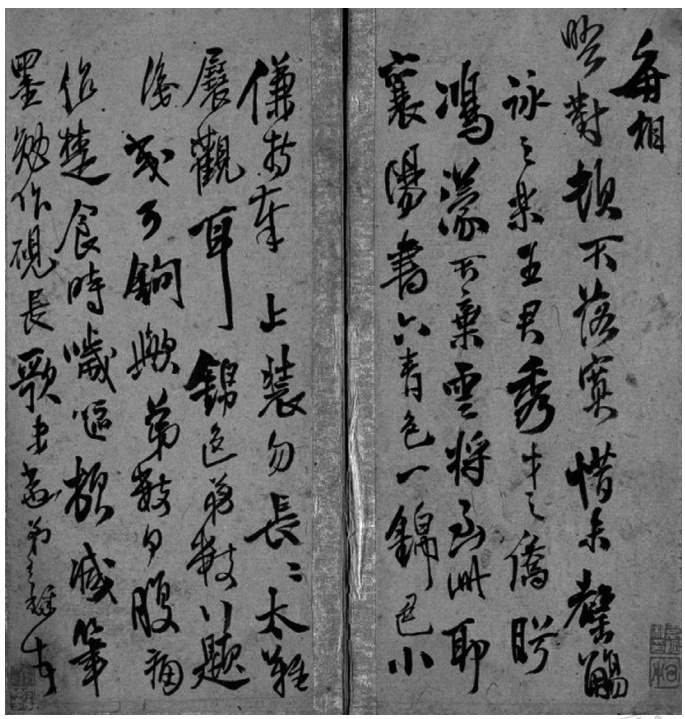


圖9　王鐸　《與袁樞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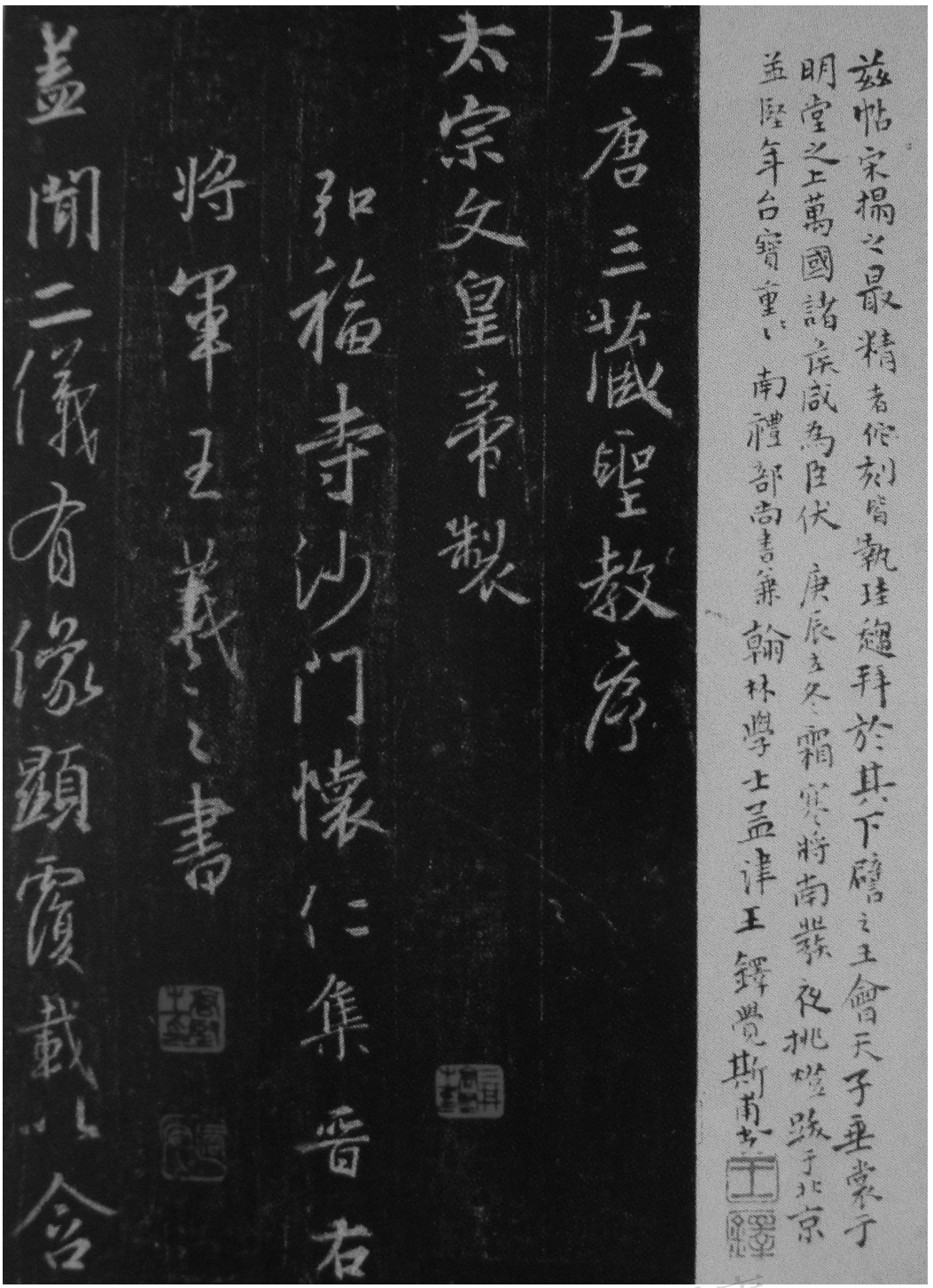


圖10 王鐸題黃培藏宋拓《聖教序》 日本三井文庫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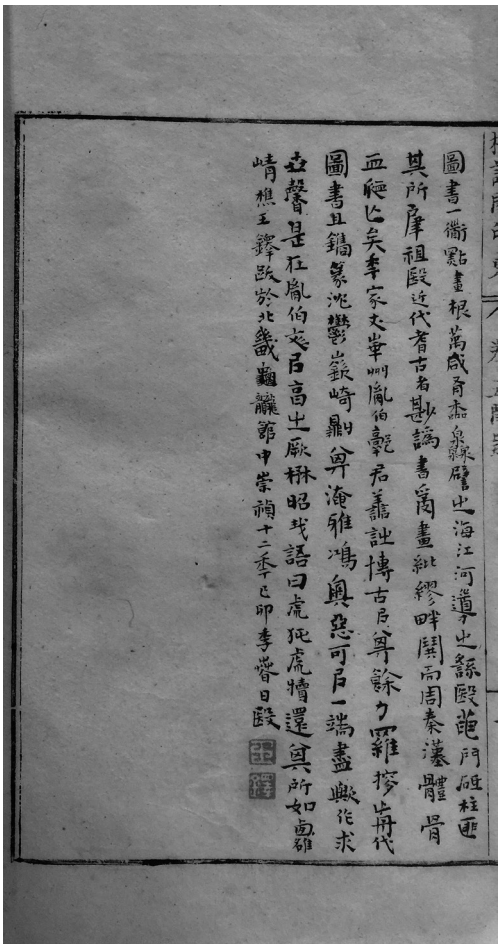


圖11　王鐸跋郭宗昌《松談閣印史》
上海楓江書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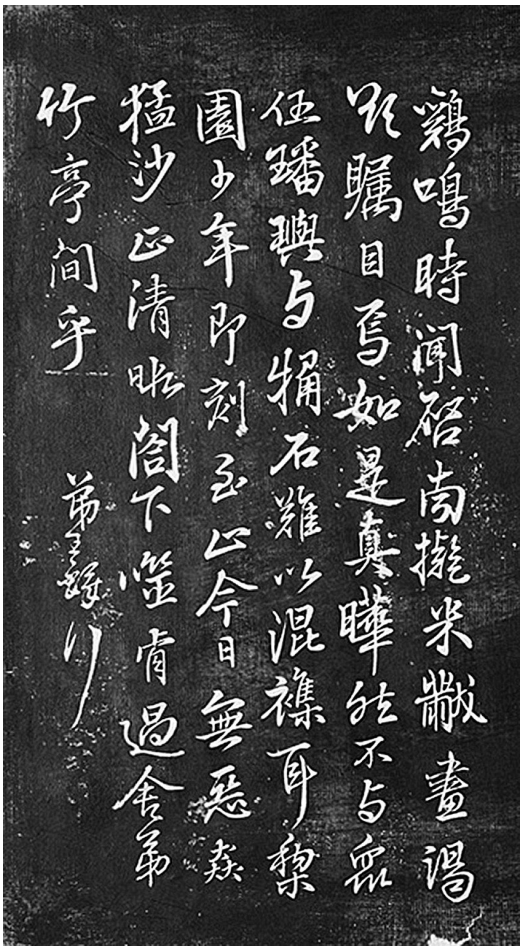


圖12　王鐸　《與張縉彥札》，《敬和堂藏帖》（清同治十年李鶴年刻本）卷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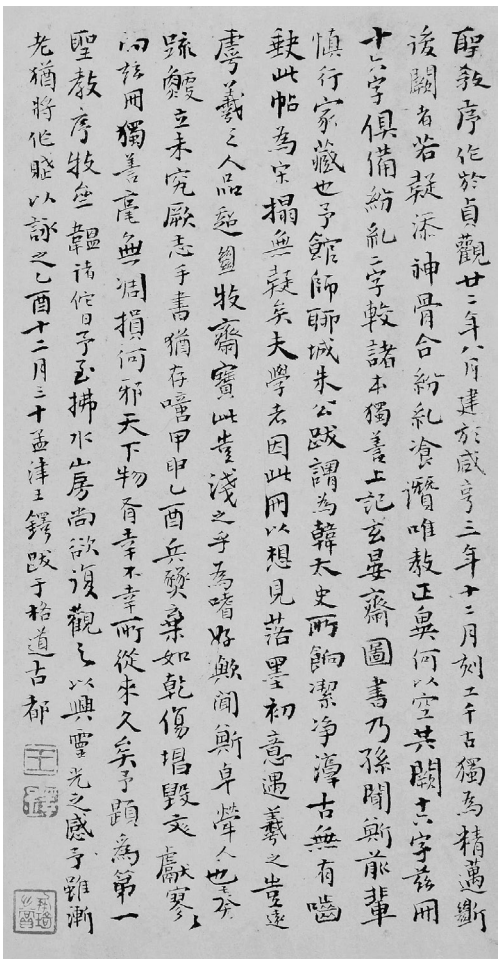


圖13 王鐸跋錢謙益藏宋拓《聖教序》
北京保利2014年春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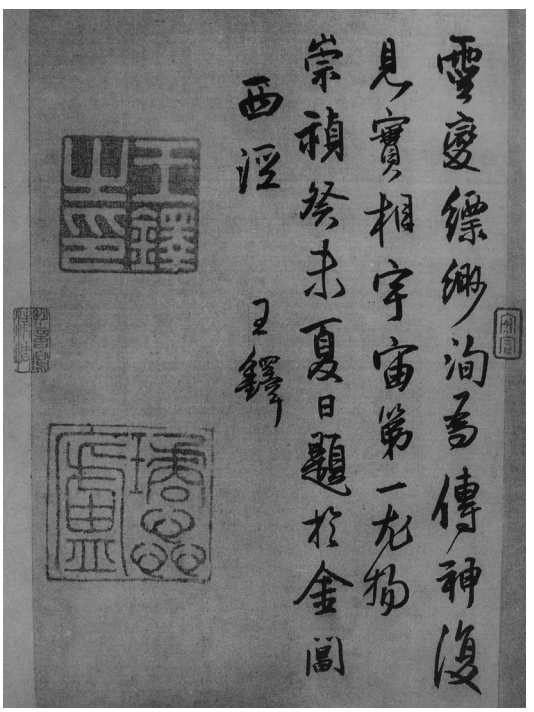


圖14 王鐸題袁樞藏顧愷之《洛神賦圖》
遼寧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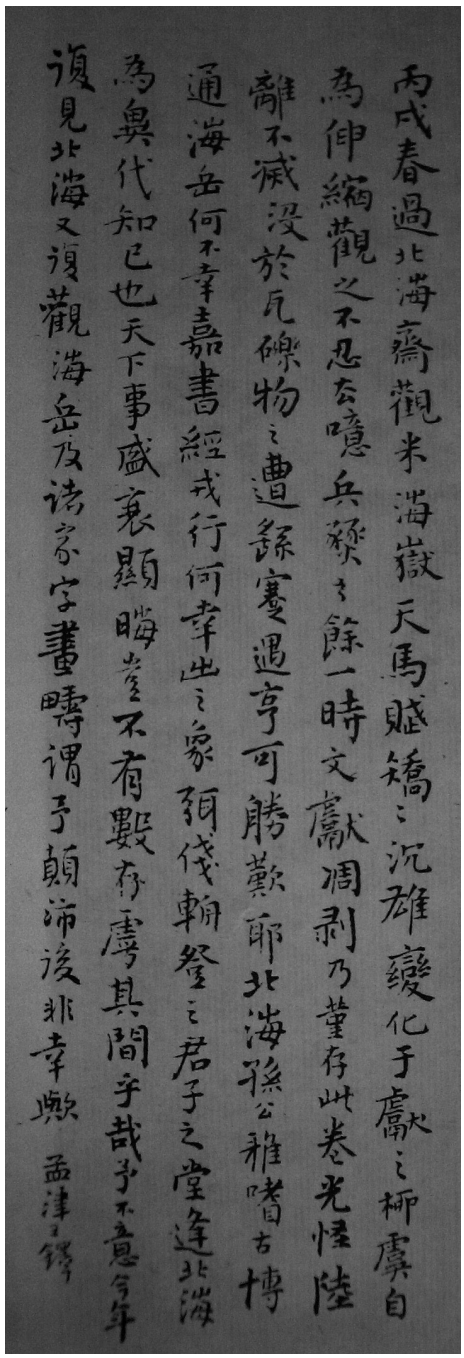


圖15　王鐸跋孫承澤藏米芾小字《天馬賦》
遼寧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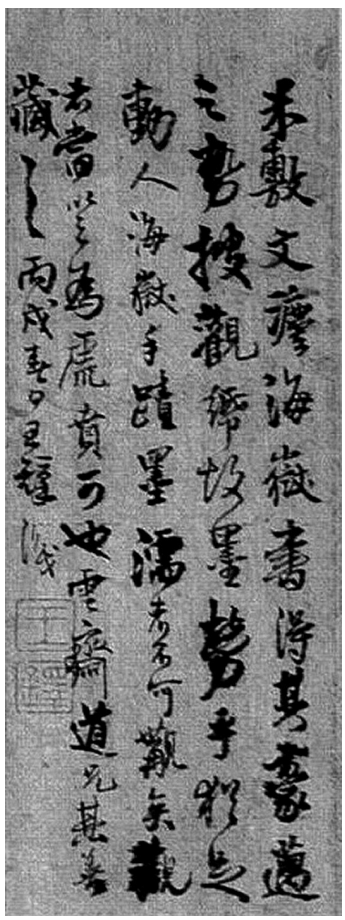


圖16　王鐸跋張文光藏米友仁《自敘帖》
見《敏求精舍四十周年紀念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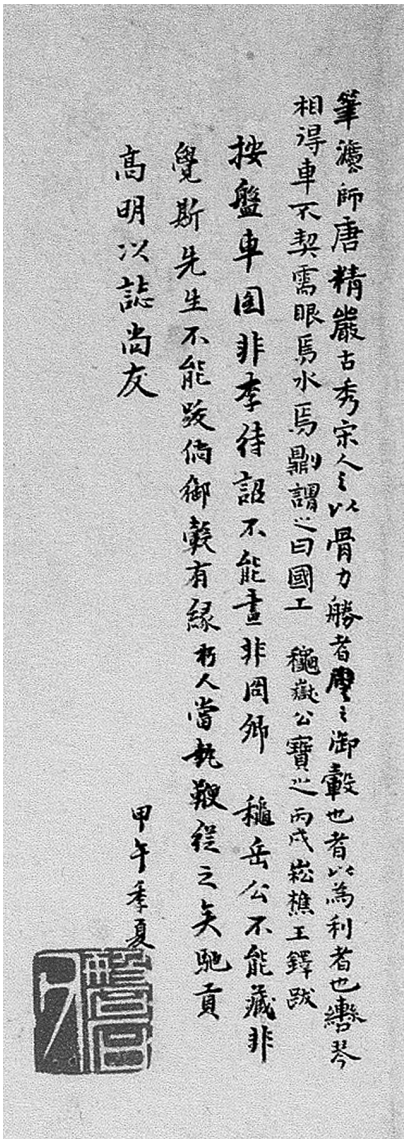


圖17 王鐸跋曹溶藏五代佚名《閘口盤車圖》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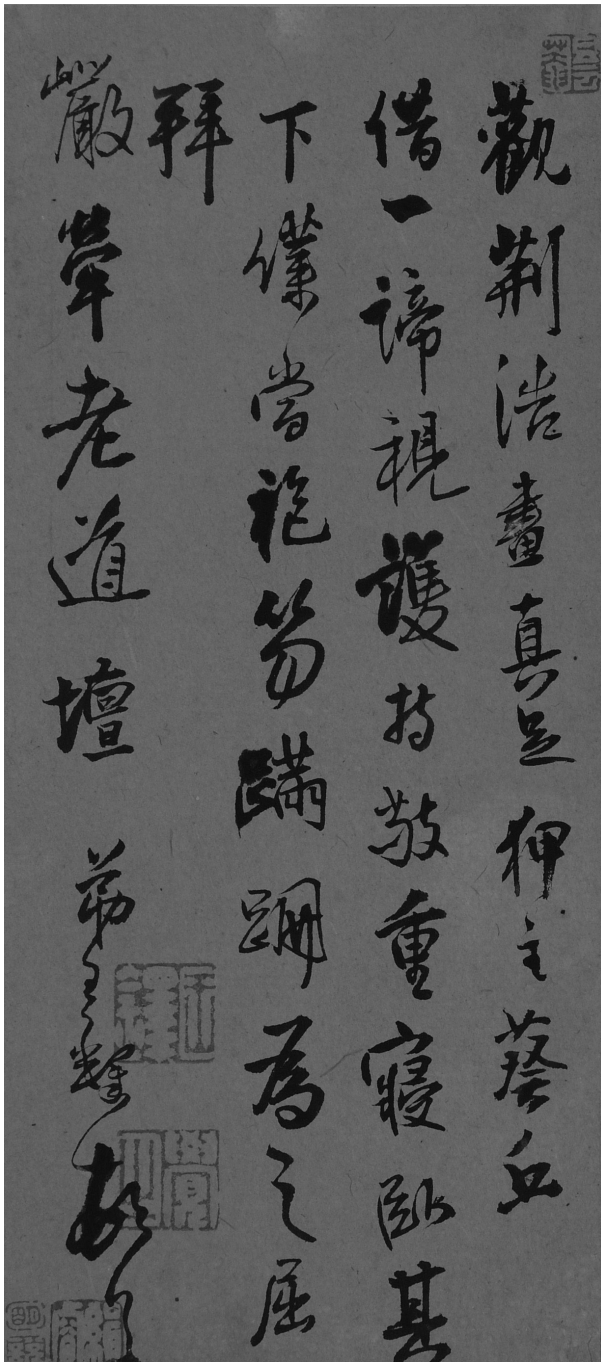


圖18 王鐸 《與戴明說札》 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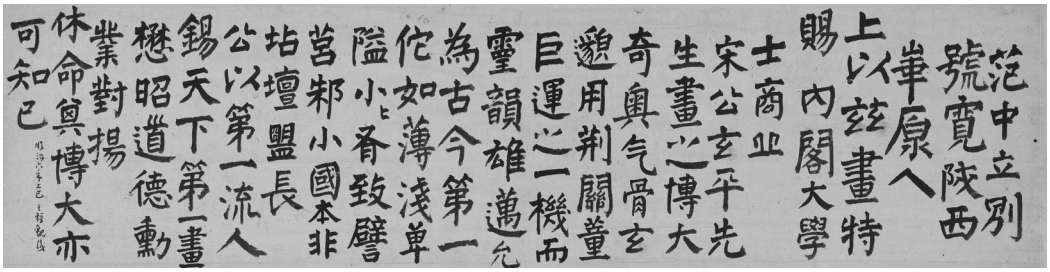


圖19　王鐸題宋權藏范寬《雪山蕭寺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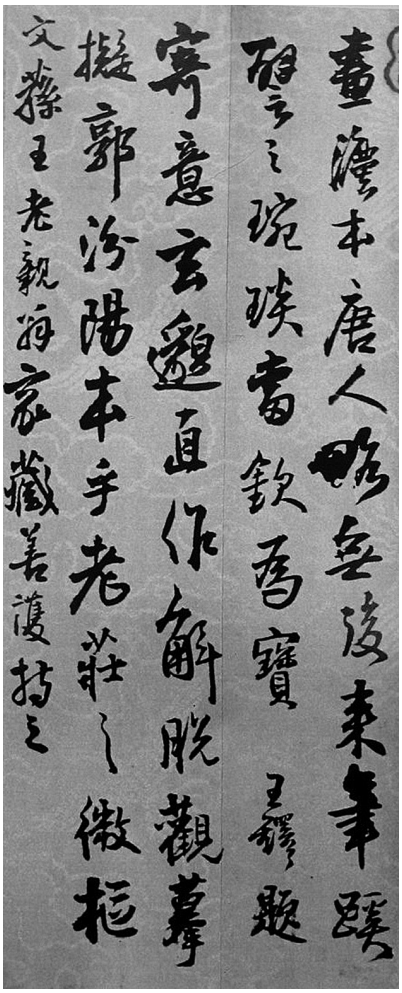


圖20　王鐸題王鵬沖藏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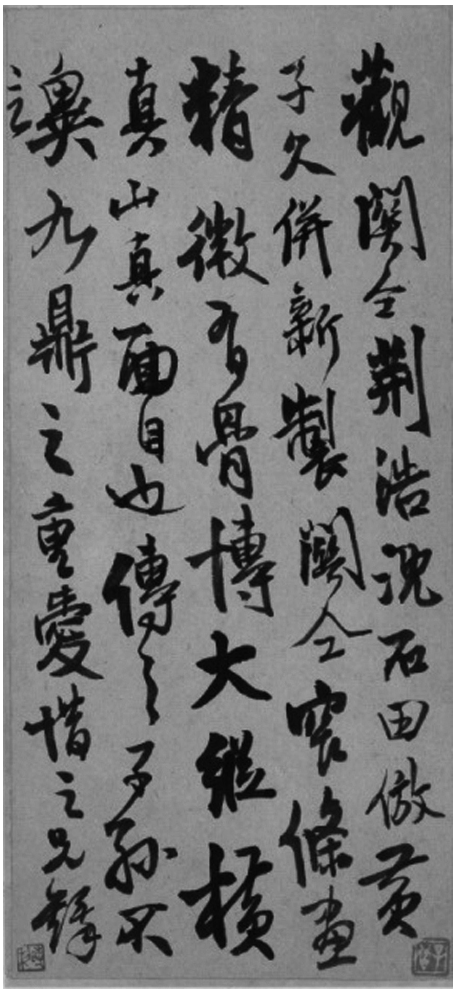


圖21　王鐸　《與王鑨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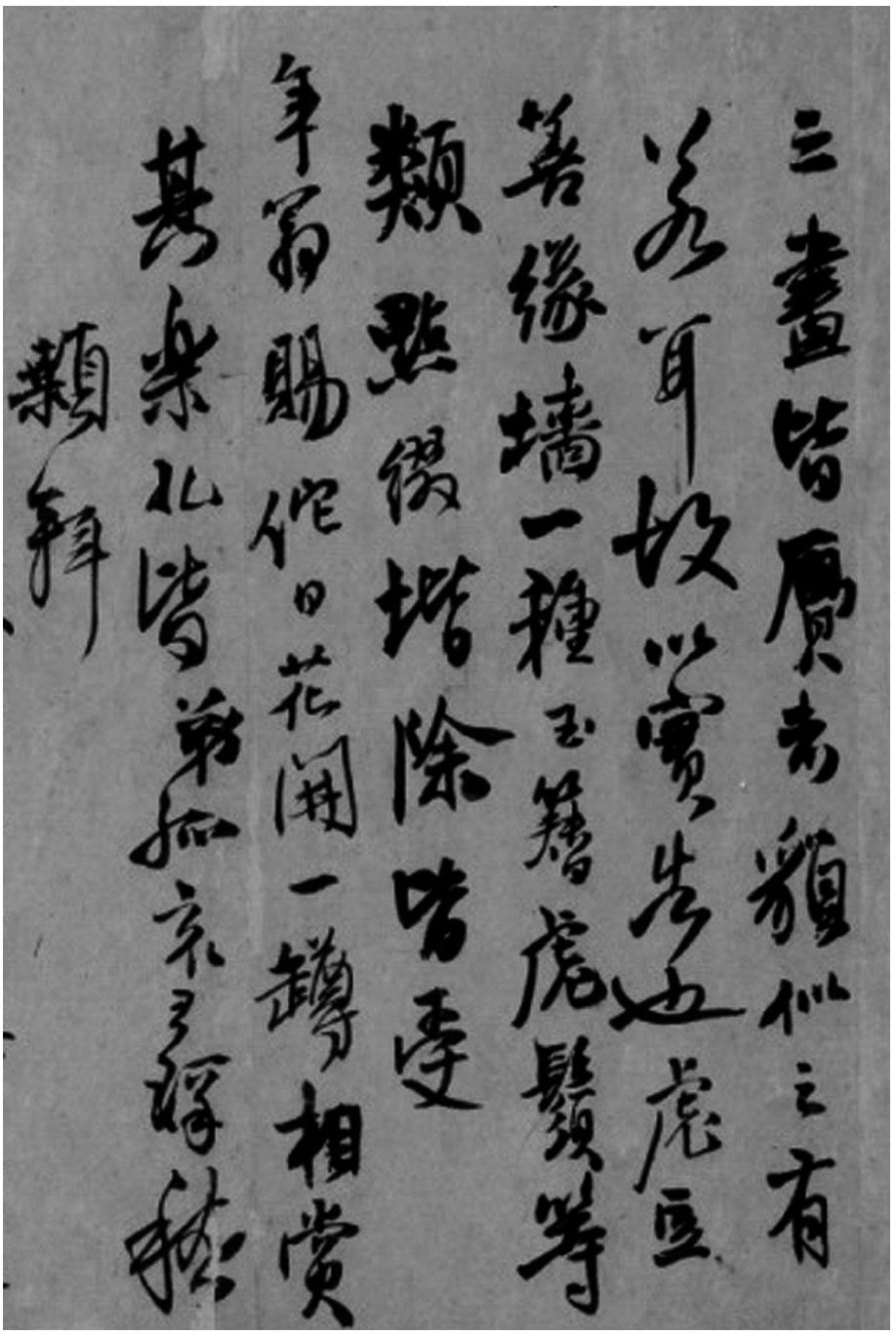


圖22 王鐸 《與友人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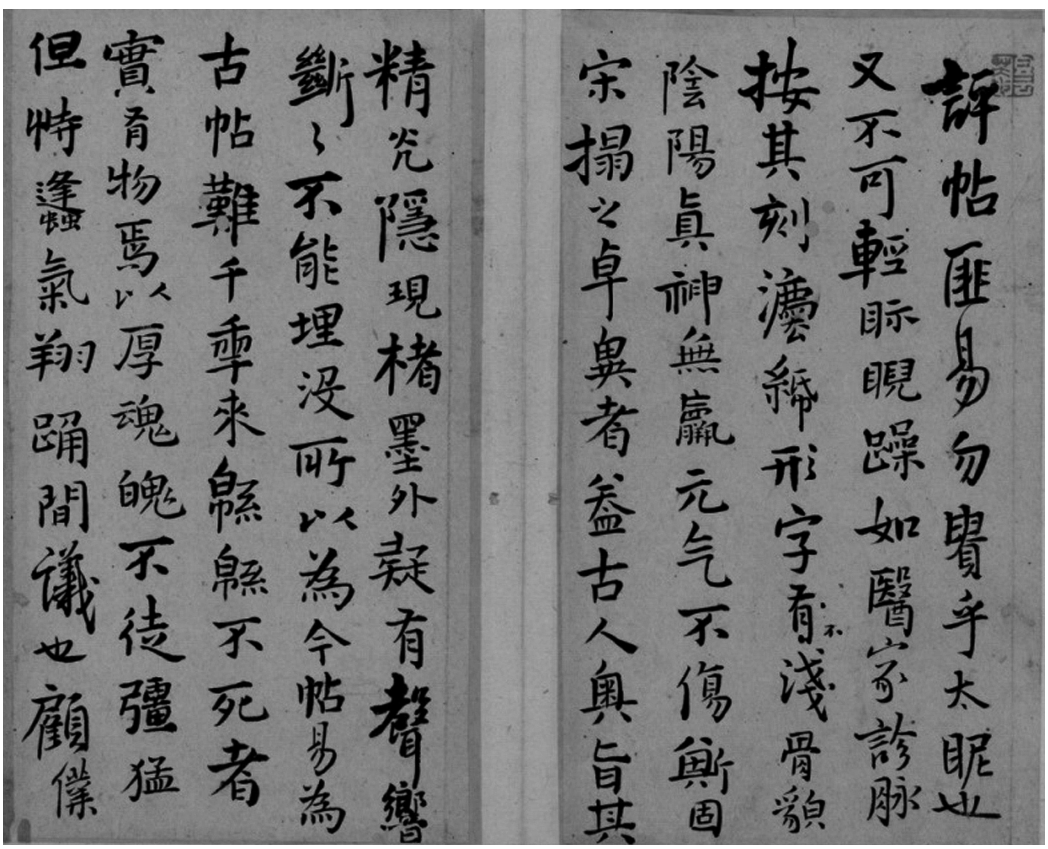


圖23　王鐸　《與戴明說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刻入《擬山園帖》卷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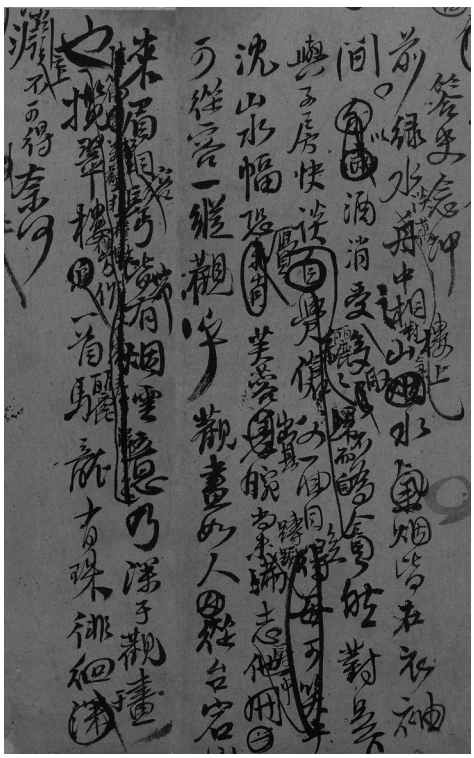


圖24 王鐸 《與史應選札》 見《擬山園詩稿不分卷》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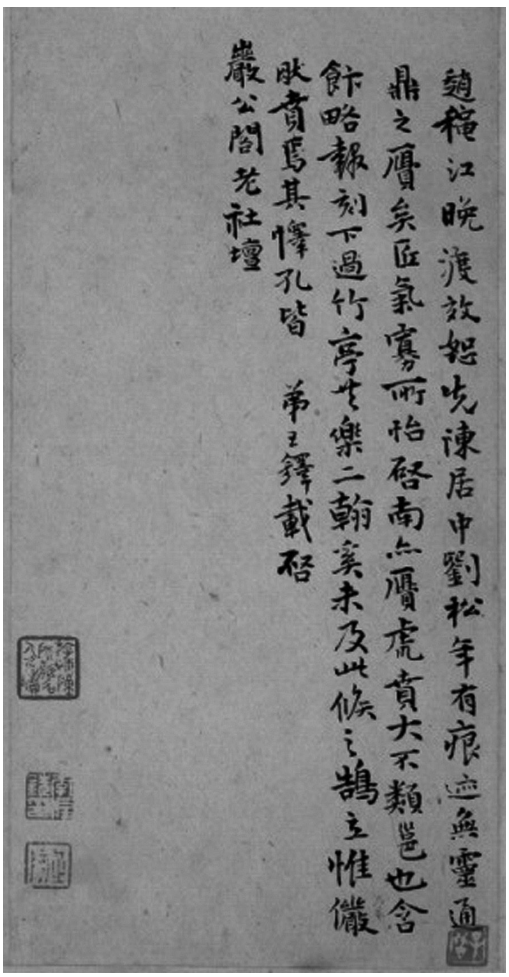


圖25 王鐸 《與戴明說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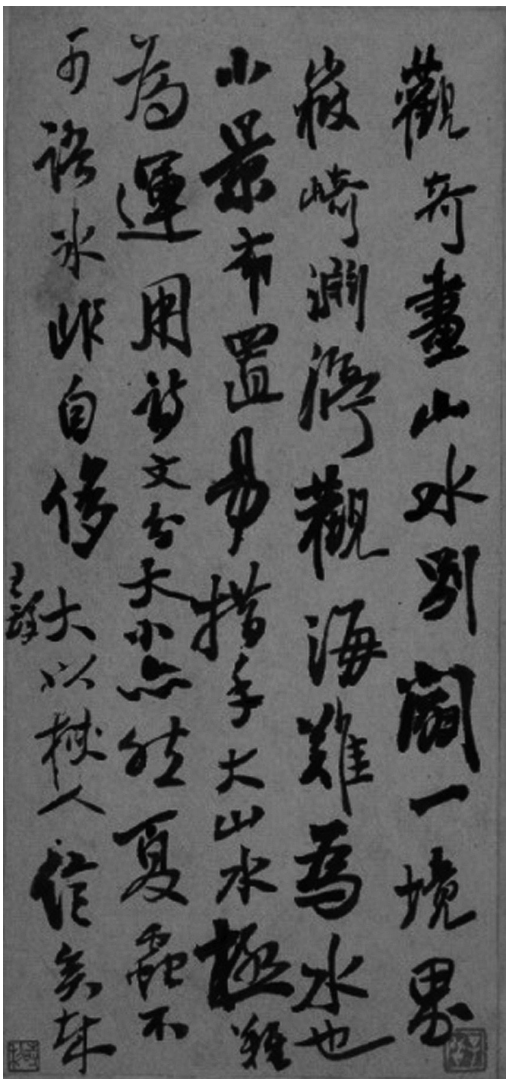


圖26　王鐸　《與王鑨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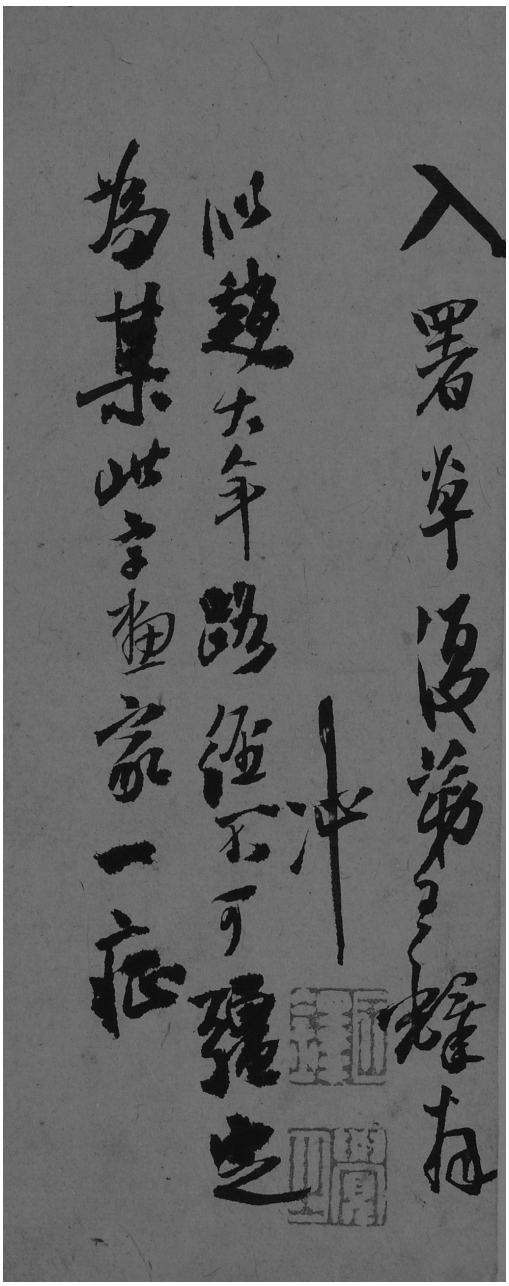


圖27　王鐸　《與戴明說札》　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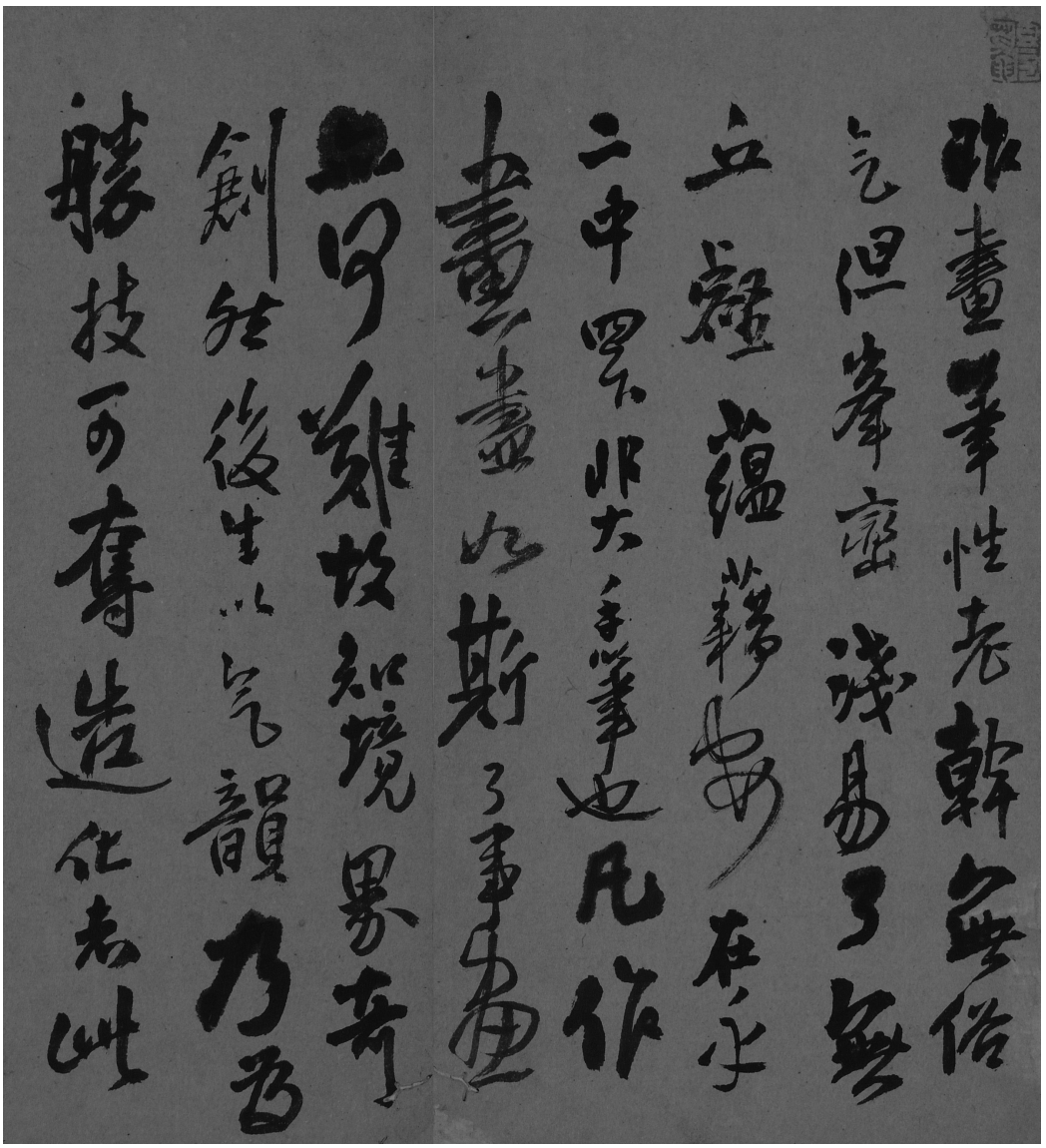


圖28 王鐸 《與戴明說札》 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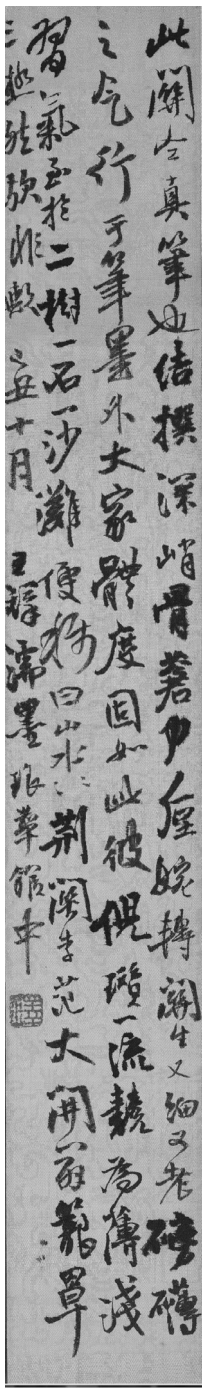


圖29　王鐸題關仝《秋山晚翠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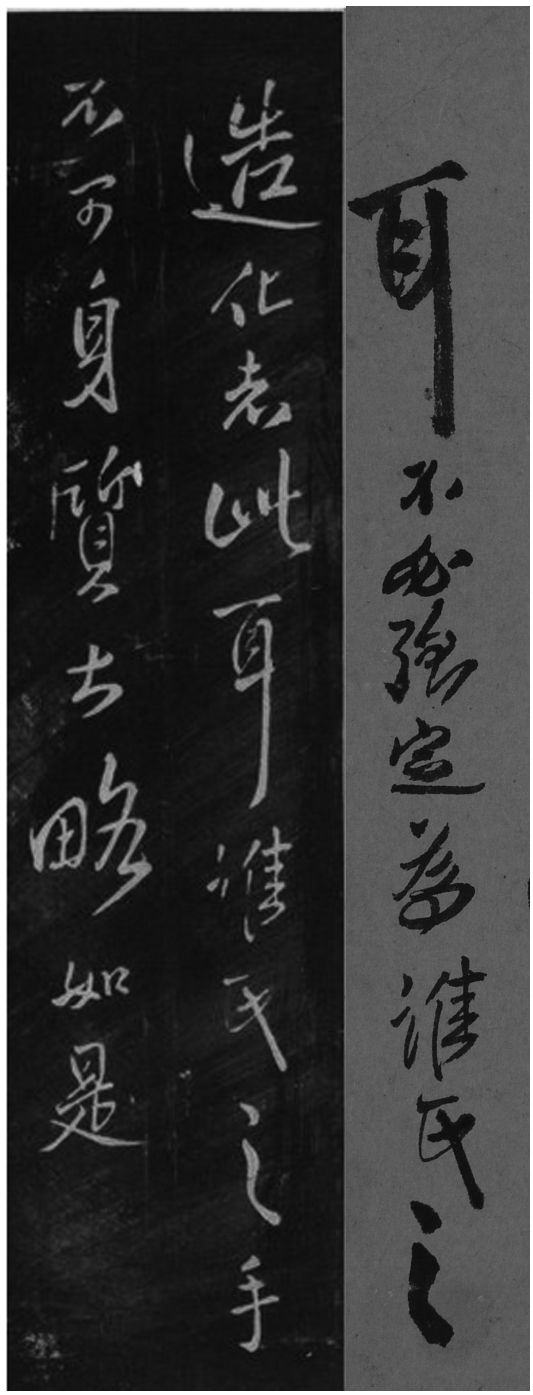


圖30　王鐸　《與戴明說札》　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漏行據《擬山園帖》卷八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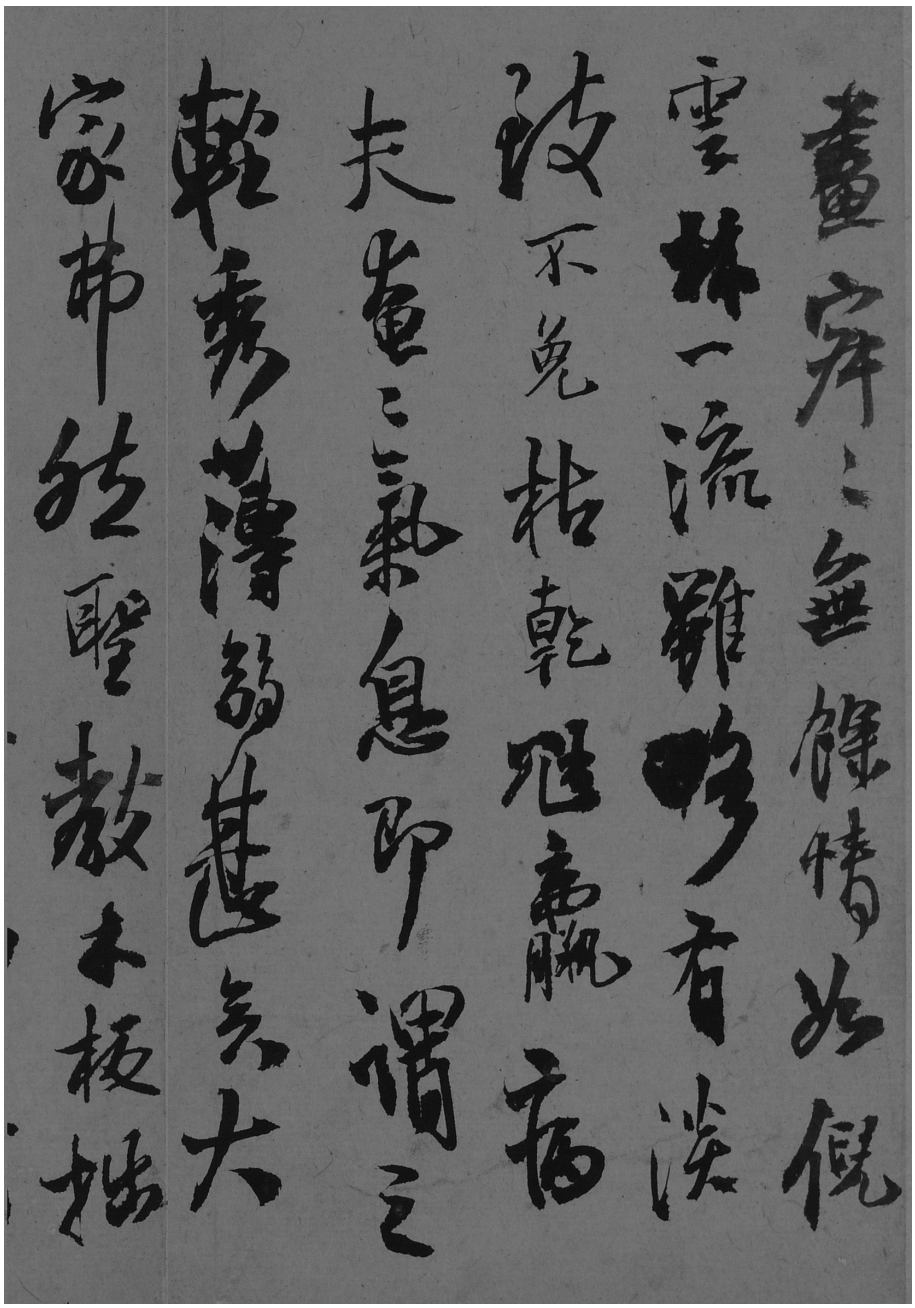


圖31 王鐸 《與戴明說札》 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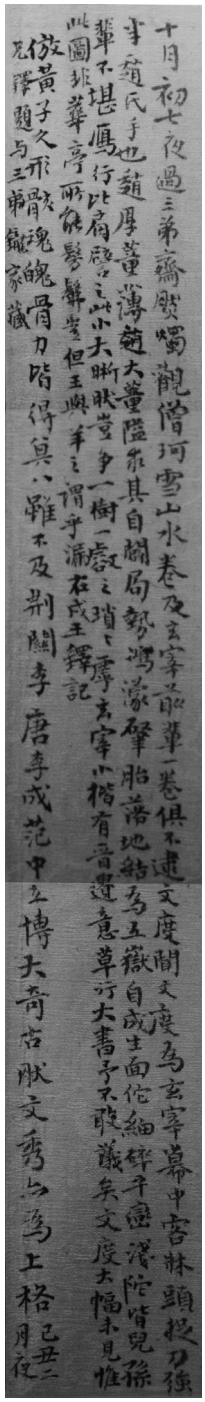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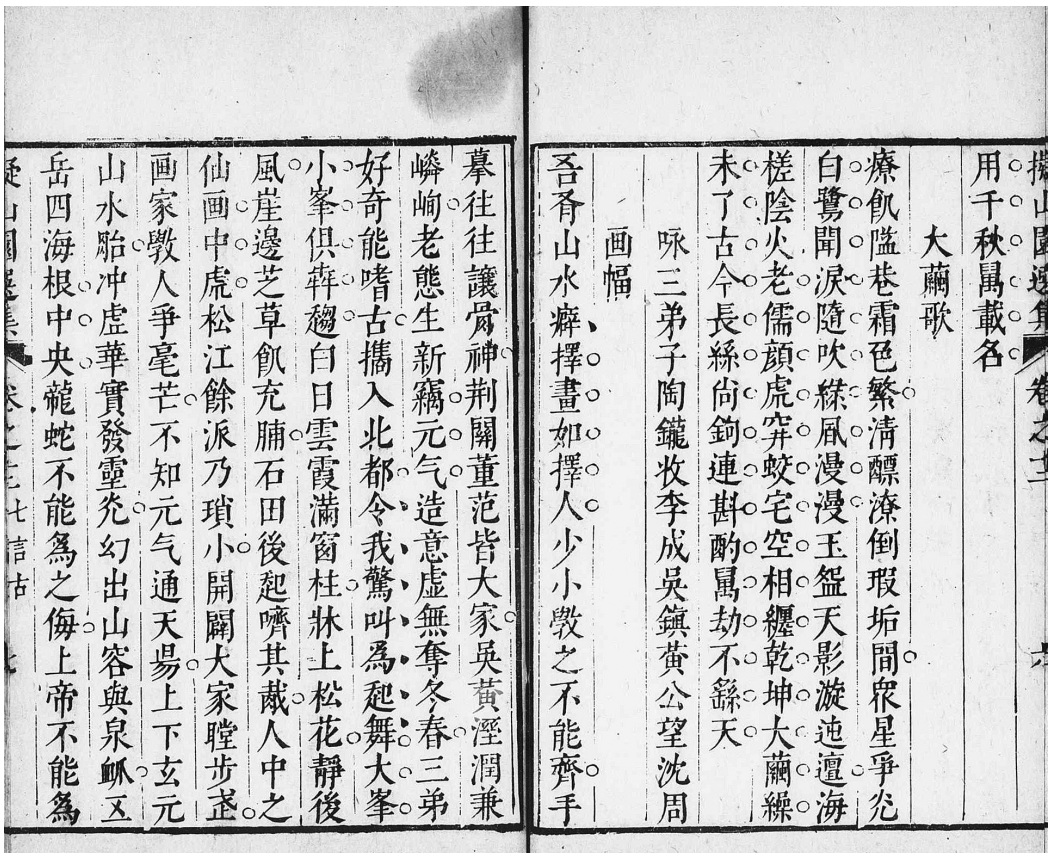


圖32　王鐸跋王鑨藏趙左《富春大嶺圖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攬山園選集 卷之十 十七

用千秋曷載名

大薤歌

療飢隘巷霜色繁清醥潦倒瑕垢間衆星爭炎
白鷺聞淚隨吹縈風漫漫玉盌天影漩迤邐海
槎陰火老儒顏虎穽蛟宅空相纏乾坤大薤繰
未了古今長絲尚鉤連斟酌曷劫不緜天

咏三弟子陶鑵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
畫幅

吾脊山水癖擇畫如擇人少小敬之不能齊手
摹往往讓骨神荆關董范皆大家吳黃涇潤兼
嶙峋老態生新竊元气造意虛無奪冬春三弟
好奇能嗜古攜入北都令我驚叫爲趕舞大峯
小峯俱皴趨白日雲霞滿窗柱牀上松花靜後
風崖邊芝草飢充脯石田後趕嚌其蔵人中之
仙畫中虎松江餘派乃瑣小開闢大家睥步遂
畫家數人爭毫芒不知元气通天場上下玄元
山水胎冲虛華實發霊炎幻出山容與泉衄互
岳四海根中央蘢蛇不能爲之侮上帝不能爲

攬山園選集 卷之十七 七言古 七

圖33 王鐸 《詠三弟子陶鑵收李成、吳鎮、黃公望、沈周畫幅》詩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年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g Duo's Art Collecting Practice and Connoisseurship

Xue, Long-chu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understudied art collecting hub at Mengjin county (Henan Province) that centers around the collection of noted calligrapher Wang Duo (1593-1652) and his brothers Wang Yong and Wang Long. As many private collections, including the Wangs', were dispersed and damaged during the turbulent years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Wang Duo rarely acquired new artworks in the early Qing. Rather, he redirected his efforts to connoisseurship. He maintaine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Northern collectors and inscribed his comments on works in their collections. In art connoisseurship, Wang Duo modeled himself after ancient official Dong Hu (770-476 BCE) who was known for speaking his mind. Wang is confident in his individual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dvocates the idea "Viewing a Painting as Viewing a Person." While this concept may appear to be similar to that of Dong Qichang's (1555-1636), the painting masters Wang praised were much different from those approved in Dong's Southern School lineage. Wang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Northern Song painters—including Jing Hao, Guan Tong, Li Cheng, and Fan Kuan—and disagreed with Dong's theory of putting Dong Yuan and Ju Ran on the pedestal and particularly taking Ni Zan and Huang Gongwang as the actual paradigm of landscape painting. As for Dong's own art and his Songjiang School followers, Wang expressed explicit disapproval. In his conscious reaction towards the dominating art theory, Wang showed a strong intention to make his mark of connoisseurship on ancient artworks. Moreover, I argue that Wang Duo's art collecting practice and ambitious connoisseurship endeavor were his strategy to compete for influence and power in the art world in a post-Dong Qichang era.

Key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ollecting, connoisseurship, Wang Duo, Dong Qicha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